

河南府志卷之六十六

古蹟志十二 鄉 聚 坊 街 市 井

鄉

漢園鄉

後漢郡國志 洛陽有園鄉 注 左傳昭二十二年單

氏伐東園

漢蒯鄉

後漢郡國志 河南有蒯鄉 注 左傳昭二十三年尹

辛攻蒯

以上洛陽

漢尸鄉

後漢郡國志 偃師有尸鄉 注 帝王世紀曰尸鄉在

縣西三十里

水經注 搜神記曰祝雞翁者洛陽人也居

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有名字欲取呼

之名則種別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去

偃師

晉東鄉

見舊府縣志

按鞏縣志晉潘岳居鞏之東鄉李濂通志則以爲潘岳宅在洛陽鞏志不知何據恐因岳墓而誤耳

鞏縣

漢中鄉

水經注鼃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三年初徙萬

戶爲縣

鼃池

聚

周蕙狐聚

陽人聚

按二聚在梁故國今其地入汝州伊陽舊志誤列

漢唐聚

後漢郡國志

雒陽有唐聚

詳都邑

漢上程聚

後漢郡國志

雒陽有上程聚

詳都邑

漢士鄉聚

後漢郡國志

雒陽有士鄉聚注馮異斬武勃地

漢褚氏聚

後漢郡國志

雒陽有褚氏聚注左傳昭二十六

年王宿褚氏杜預曰縣南有褚氏亭

漢樊濯聚

方輿紀要

樊濯聚在故洛城北東漢清河王慶

母宋貴人葬處

以上洛陽

漢劉聚

前漢地理志

緱氏有劉聚詳都邑

漢鄔聚

後漢郡國志

緱氏有鄔聚詳都邑

以上偃師

漢東訾聚

後漢郡國志

鞏有東訾聚

按晉地道記曰東訾在縣之東與杜預所謂在縣西南者異路史本杜預以鞏西南訾城爲東訾反以訾爲東在鞏西界外不知晉地道記謂在縣東者較杜預爲確也詳辨在都邑門

漢坎埧聚

後漢郡國志鞏有坎埧聚注杜預曰在縣東地

道記曰在南

互見都邑

以上鞏縣

周鐵聚

方輿紀要鐵聚在登封南史記鄭聲公八年晉伐

鄭敗我師於鐵是也

登封

漢廣城聚

後漢郡國志新城有廣城聚

按府續志以廣城疑在汝州也

漢鄭聚

後漢郡國志新城有鄭聚古鄭氏今名巒中注杜

預曰縣東南有巒城又祭遵獲張滿也

以上嵩縣

坊

漢九子坊

漢宮闈名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

按說文坊者邑里之名又王珉答徐邈書見傅咸彈孫詹事或云是宮或云坊或云寺東宮中別有坊又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稱臺省也據二者一爲里居一爲府署固不得同大率坊者以爲表也表里居表府署故得通用而後世又專爲旌表之坊矣

漢太尉坊

司徒坊

水經注渠水枝分夾路南逕出太尉

司徒兩坊間

晉洛陽宮十坊

晉宮闕名洛陽宮有顯昌坊修成坊綏福

坊延祿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

後魏王子坊

見前都城西宅里

後魏白象坊

伽藍記在永橋南白象乾羅國王所獻皆施

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客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

象敗墻走出百姓驚怖遂徙象於此坊

後魏獅子坊

伽藍記在永橋南獅子者波斯國王所獻爲

万俟醜奴所獲永安末達京師莊帝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虎豹見獅子悉皆瞋目不敢仰視廣陵王卽位詔還本國

後魏吳人坊

伽藍記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

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所謂魚鱉市也張景仁住此以爲耻遂徙居孝義焉

隋宜人坊

兩京記東京宜人坊其半本隋齊王暕宅煬帝

愛子初欲書坊爲宅帝問宇文凱曰里名謂何凱曰里名
宜人帝曰旣號宜人奈何無人可以半爲王宅

隋洛南九十六坊 洛北三十坊 道術坊 粳米窖坊

東錢坊 西錢坊 鷹坊 馬坊

俱見前隋都城宅里

唐明教坊 兩京記明教坊龍興觀西南隅開府宋璟宅南

門之東國子司業崔融宅璟造宅悉東西相對不爲斜曲
以避惡名融爲則天哀策用思精苦下直馬過其門不覺

文就而卒

唐殖業坊 朝野僉載兵部郎中朱前疑悅殖業坊酒家婢

唐尊賢坊 酉陽雜俎坊有田令宅紫牡丹發花千朶

河南府志
卷之二十六
四
唐碎錦坊

洛舊志在晉公午橋莊文杏百株花時燦爛似

錦因以名之

唐振德坊

洛舊志洛陽振德坊皆貧民賀知章因目爲糠

市

宋陶化坊

邵氏聞見錄王文康受知寇萊公妻以女居洛

之陶化坊洛人至今稱爲西州王相公宅以上洛陽

街

漢御街

水經注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

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

魏銅驄街

水經注渠水枝分夾路南逕出太尉司徒兩坊

開謂之銅駝街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獵於闔闔門南街陸
機云駝高九尺卽出太尉坊者也

晉書索靖傳靖有先

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
棘中耳

按魏晉都城爲古洛陽則銅駝街固在故城中今洛陽
城東乃有銅駝巷多銷鑠鐵餘豈嘗銷銅駝于此與

晉東宮街 水經注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路卽東宮
街也

隋端門街 見隋都城宅里

以上洛陽

市

漢洛陽市 拾遺記王溥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

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
贈衣冠婦人遺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以善筆而得富
先時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
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 後漢王充傳充
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
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漢粟市

〔晉書食貨志〕漢顯宗卽位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

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

晉金市

〔水經注〕凌雲臺西有金市金市北對洛陽壘〔晉

書衛玠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
〔王勃賦〕入金市而乘羊出銅街而試馬

晉牛馬市 〔伽藍記〕東石橋南卽中朝牛馬市刑嵇康之所
〔嵇康傳〕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

晉羊市 〔陸機洛陽記〕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

城內二曰馬市在城東三曰羊市在城南

按三市在故洛城內外今洛城南有馬市街城東門外有羊市都城旣移市亦互易

晉旗亭市 〔伽藍記〕建陽里土臺中朝旗亭也上有樓懸鼓
擊之以罷市

後魏四通市

〔伽藍記〕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號

爲承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臾皆請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魴貴於牛羊

後魏洛陽大市

伽藍記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

市周廻八里

後魏洛陽小市

伽藍記青陽門外孝義里東卽洛陽小市

後魏魚鱉市

見前吳人坊

隋大同市

大業雜記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縣西十里

隋通達市

大業雜記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漕

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卽入通達市

二十門分路入市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舟楫

舳艫萬計市南臨洛水

隋豐都市

天業雜記臨寰橋南二里有豐都市周八里通

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薨瓦齊平遙望如一
榆柳交陰通衢交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
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

以上洛陽

井

古玉井

水經注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

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錙石爲口工作精密猶
不變古璨焉如新

漢甄官井

方輿紀要甄官井在故洛城南甄官掌琢石陶

土之事晉以爲甄官署漢時蓋屬於他署而井因以名後漢初平二年孫堅討董卓敗之進至洛陽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卽此

按井上有五色雲氣見
堅使人浚之乃得璽

魏摩陂井 魏志明帝紀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邲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元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入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

魏九龍殿井 魏略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

魏八角井

柳藍記凌雲臺魏文帝築臺上有八角井

後魏義井 伽藍記義井里北門外有叢樹數株枝條繁茂

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俱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

按義井里在故洛城中今故洛城東門外偃洛界
上有義井鋪名存而地非或後人移鋪於此耳

後魏元義宅井 伽藍記元義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荀彧

宅

隋乾陽殿庭井 大業雜記乾陽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

濶二十尺

唐七井 雲仙雜記唐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

井皆以雕鏤木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井生涼不知暑氣

唐白居易井 唐書白居易傳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

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追貶江州

司馬

南部新書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

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賞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
喫

唐清化里井

博異記陳仲躬天寶中於洛陽清化里假居

一宅有井好溺人仲躬窺井上見水影中一女子紅袖半
掩微笑乃嘆曰是乃溺人之繇也遂退一日有人叩門云

敬元穎命入則井中所見者仲躬訊之曰妾非殺人者自

漢絳侯穿此井毒龍潛焉好食人已殺三千餘命某國初

墜井爲所驅使非所願也今龍已朝太乙幸井無水君

誠能合臣瀾之則妾獲脫免當有以報君矣言訖失所在
乃命匠入井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嘆曰斯乃敬
元穎也一更後來謝且言某本師曠十二鏡之七貞觀中
爲許敬宗婢蘭苔所墮遂不復見形伸躬觀鏡背蝌蚪書
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
此鏡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左日右月龜龍豬象并
依方安焉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宋琉璃井 李通志在府城外發祥寺側宋太祖汲此水浴
後甃以琉璃至今石壓其上 以上洛陽

少室雲母井 嵩高山記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 登封

嶠曉龍井

李通志在永寧縣西北嶠曉山下三井相連

覆其上相傳動則有風雨雹繼出

永寧

河南府志卷之六十七

古蹟志十三 書院 溝渠

書院

唐麗正書院

唐書百官志開元十二年東都明福門外亦

置麗正書院

唐集賢書院

藝文志元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

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

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乾元殿卽武后時東都明堂又借

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

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

書院學士通籍出入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
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
之

玉海東都集賢院明福門外大街之西對武成宮

按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
事併詳張說傳故麗正書院集賢書院志併言在明福
門外然藝文志於集賢書院曰創似不一地故併列之
又書院之名始於唐其始曰修書院修書之院也至宋
因大書院皆頒官書處學徒猶有藏書也
後世書院但處學徒其有藏書者寡矣

宋同文書院 李通志同文書院在河南府城西南 洛舊

志宋同文書院退齋有記

明伊洛書院 李通志伊洛書院在河南府城南五里安樂

窩舊址成化十七年提學僉事吳伯通建 以上洛陽

宋嵩陽書院

〔玉海〕至道初賜院額及印本九經書疏祥符

三年賜太室書院九經景祐二年西京重修太室嵩陽書院詔以嵩陽書院爲額又至道三年五月戊辰河南府言甘露降書院講堂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老往往依山林卽間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白鹿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高書〕五代周時改道院爲書院宋至道三年賜名太室書院景祐三年更名嵩陽王曾奏置院長給田一頃供爨

按周改道院爲書院宋時稱盛金元時又廢爲道宮明嘉靖間卽故址建二程祠明末廢國朝邑令葉封改

建於故址之東南祀宋提舉管勾諸賢邑宮詹耿逸菴先生又增置焉

宋潁谷書院 李通志潁谷書院在登封縣西南宋崇寧間

建并立廟以祀宣聖後廢復建 以上登封

元洛西書院 李通志洛西書院在永寧縣治東里仁街北

元至正元年翰林直學士薛友諒建明宣德二年僉事劉

咸修葺

永寧

元伊川書院 李通志伊川書院在嵩縣北鳴皋鎮元延祐

三年建明詠樂十四年修僉事劉咸記伊川書院上以奉

先聖先師其殿兩廡東祀程夫子兄弟及濂溪康節橫渠

溫公南軒東萊晦菴九先生西祀許魯齋 嵩縣

按書院文教所關豈可使廢爲古蹟我朝文治日隆各府縣皆置書院或修廢或新建數倍於古別

詳學校門茲特取前代書院舊址所在入古蹟門中

溝渠 澤潯隄堰並載

周陽渠 水經注按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西

而有陽渠周公制之也昔周遷殷民于洛邑城隍偏狹卑陋之所耳晉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廣之以封不韋以

是推之非專周公可知矣

按陽渠者洛陽渠也名彼起于漢沮鵬注據洛陽記永初記以爲周公制之則周時有故渠矣渠在古洛陽依漢魏引穀洛過今洛陽北東入古洛陽則周公所引者必穀洛二水也詳在下

周穀水渠 水經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人城邾穆叔如

周賀韋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漚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

按周公營洛時在澗水東漚水西澗穀至王城爲穀卽澗也周公時穀于王城西南入洛然據韋昭說穀在靈王前已在王城北入漚蓋周公制陽渠必引穀入漚遂并引而東入陽渠也舊志殊未分明

周穀水堰 水經注按史傳周靈王之時穀洛二水鬪毀王宮王將竭之太子晉諫王不聽遺堰三堤尚存

周洛水枝瀆 水經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注東出關絕惠

水故瀆又東逕周山東北逕三王陵東北歷河南縣邾鄘陌又北入穀蓋經始周啟瀆久廢不修矣啟疑作故

按酈注以洛水枝瀆爲經始于周豈亦周公制之歟蓋穀水過王城北東入陽渠時有小旱則水不足故必枝

引洛水以入穀嘗攻枝瀆故道在今三山傍周山作溝渠經周山首而北入穀其地當今穀水入洛上

漢陽渠

後漢張純傳建武二十三年爲大司空明年上穿

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注陽渠在洛陽城南水

經注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爲河南也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梁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懷贍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方輿紀要述征記東

城有二石橋舊於王城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逕洛陽于城東南回通出石橋下運至建春門以輪常滿倉水經注上東門外石橋石柱銘曰陽嘉五年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乃作石

橋此卽陽渠與穀水回通處也

按漢時陽渠據漢書水經注爲引洛水但漢時洛水貫城陽渠據漢書注在城南則引洛水者似謂引洛南山之水然洛之經流在中穀水在北陽渠在南穀與陽渠何由回通且漢書謂引洛通漕自在洛水北水經注謂今引穀水蓋純之制亦在洛北然則漢書注謂陽渠在洛陽南者不可從矣蓋純之陽渠卽酈注所謂穀水渠陽渠所引之洛水卽周時所引之洛水左枝瀆王梁引引穀水故渠成而水不流水小也張純併引洛水而渠成水大也其實陽渠本通穀洛二水非有二渠故運征記謂穀洛二水本于王城東北合流是已但漢陽渠上源猶可攷至貫都城處雖有水經注可據而漢時舊渠與後魏渠又不能無異何也漢時洛水貫城陽渠在洛北不能達城南後魏時洛水不貫城穀水自城西支分或達城北或達城南或貫城中而復會于城東酈注于遼城南者猶仍漢名曰陽渠水其實漢陽渠不遼城障後魏陽渠乃遼城南也唐章懷太子注漢書據水經注爲言耳方輿紀要亦合漢與後魏而一之故讀者多不分曉

漢御溝

文選注洛陽記曰天淵南有召溝御溝也

魏穀水湖溝

水經注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

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流高三丈此地
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瀝水

按所謂死穀者穀澗自王城西入洛故道也所謂湖溝者卽韋昭所謂穀在王城北東入灋之故道也在靈王前已如此漢因之至魏乃有湖溝之名蓋歲久水激成溝湖非專人力所通

魏千金渠

五龍渠

水經注穀水逕乾祭門北東至千金

竭河南十二縣境簿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竭舊堰
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竭積石爲竭而開溝渠五
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竭竭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

河

卷之七 古蹟志

溝渠

刻勒云太和五年三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塢更開溝渠此水衝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也塢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渠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歷塢東注謂之千金渠

按水經注箋于石人丈此水衝渠上其水下謂有誤當云此水衝渠止其水改衝爲衝改上爲止是欲通以塢爲過之義而不曉塢作如何制渠傍作塢又如何行水而妄以意改者也蓋引穀水過河南城北東注灑必有灑水舊激深溝不能與灑俱橫引而東入古洛陽必橫爲石塢引而東過而北以壩蓄雨下注之水又勢不能不直衝壞渠而南出則作塢時又必于衝塢下南北直通溝渠乃可使灑溝暴漲之水南出而不壞塢如是則石

人文謂開溝渠若關塘下通暴漲南出之水也其曰此水衡渠者謂穀水衡流場上而東引者也曰上其水者上上之也謂高之也穀水既衡引於溝渠之上故曰上其水其衡引於溝渠上而東流者曰千金渠穀水經流也其下開溝渠五而南北出者曰五龍渠泄瀝溝暴漲之水也二渠一縱一衡一上一下場衡在上故從千金渠之名而曰千金場銅龍設在場下南北吐納法以爲得古銅龍六蓋其法自古有之也或曰銅龍衡設場上引穀本東注場下但通溝渠不須銅龍甚有理然注謂開溝渠五謂之五龍渠渠上方立場則銅龍自設于下不設于上道元目見當不謬耳

晉代龍渠

〔水經注〕

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濱泄壞

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

水并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場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如

歲久激齧每澇卽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爲今過

宋本作捐棄大

功故爲

今場 東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平正誠得爲

宋本

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輪

宋本

作輪 上激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

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場二渠
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
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卽九龍
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場公私賴之水積年渠塌頽毀
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場按千金場石
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
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孤立故渠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

時事業已謫然後覓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塌賴
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
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跡可憑
準之於文北引渠東合舊瀆

按石人東脇文五龍泄水南注瀉平則知五龍渠爲北
來南出之渠用以泄瀝溝暴漲之水也又曰加歲久淤
蓄每澇卽壞蓋瀝溝暴漲之水達澇本久則壞五龍渠
也蓋水大則五龍渠不及泄故更于西開泄名曰代龍
渠如是則代龍渠亦北來南注用以分五龍水勢故曰
得泄至理泄多則水勢不激上千金渠衡在上者亦不
壞故曰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又曰由其卑下
水得踰上激蓄謂舊日子金渠衡在上者卑下今增高
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上下本湖
承成文中故也二字人多誤屬上遂遂不可解蓋在
下南注者增多代龍渠固所以泄水在上衡設者增高
千金渠亦所以泄水所泄者皆瀝溝暴漲之水也東脇

文曰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場至西關文則全釋此三旬之義其必淤于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者蓋千金引穀水自河南城西過河南城北凡北印暑雨下注之水雖不如纏溝之大而逢澇南注皆足以壞渠舊有石磧當是激水東注澗溝由五龍渠南注不如卽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若五龍之於千金一縱一衡者然但石磧作渠不必五道亦能泄水故曰使首孤立首者渠首也漢書溝洫志每言渠首是已箋者謂當云使首孤印取孤死首印之義殊不然道元意欲準之于文北引渠東合舊瀆曰東合不過合入澗溝耳于石人文開渠北出之義亦不協蓋北出必南注不得東合道元時渠碣已屬頽毀雖引穀水殊非漢魏之舊因文演義不必卽前人意也

晉石渠水經注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渠於城上按舊瀆

門之南頰文晉元康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

除堅

宋本作堅

枋更爲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後辟級積石障捷

南北入岸築治濺處破石以爲殺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
畢記并紀列門廣長深淺于左右巷東西長七尺南北龍
尾廣十二丈巷瀆口高三丈謂之舉門橋

按舉門橋近故洛城西北酈注引橋西門之南頌文乃
作石卷水門之法也其謂豎枋函枋覆枋者揚子方言
蜀人以木偃魚曰枋此作橋下水門舊立豎枋卽橋下
柱或木或石皆得更爲函枋覆枋必石乃得故曰石渠
爲函枋故曰巷爲覆枋故曰屋但于渠土作橋率用此
法又曰續石障使南北入岸障者障水使不得衝激也
則石渠之作必爲別有衝激之水作此石巷水門以時
啟閉令衝激之水不得入石巷水門耳蓋舉門以東水
貫帝都故作此水門逢漲水漲則障水使南出入終入
石門者旱澇如一若是則石巷水門爲渠作也非爲橋
作也故不入橋梁門而見于此○又按水經注石渠下
乃曰又東左會金谷水金谷在今府城西北引穀水過
河南城北之上二水已會爲一不得越渚
溝行數十里方入穀也酈注乃錯簡耳

晉洋澤 輿地志梓澤在王城西北三十里與金谷相近

山川志梓澤地名去王城二十四里

後魏都城北穀水渠 水經注穀水逕洛陽小城北號曰洛

陽壘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穀水又東逕廣莫門北

漢之穀門也穀水又東出屋南 宋本作東屈而逕建春門石橋下

卽上東門也

按此遶城北之穀水渠至建春門石橋下卽前所謂與陽渠同通處也其自大夏門枝分入城者別見下

後魏遶城南穀水渠 水經注陽渠南 衍 水南暨閭闔門漢

之上西門也穀水逕閭闔而南土山東南出逕西陽門舊

漢時之西明門也穀水又南逕白馬寺東穀水又南逕西

門門

西門門疑作西明門

故廣陽門也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

穀水又逕靈臺北穀水又東逕平昌門南故平門也又逕

明堂北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故建陽門也又東逕國子

太學石經北穀水於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青陽門東故

清明門也又東逕東陽門東又北逕故太倉西又北入洛

陽溝

按此遶城南之穀水渠首曰陽渠者以此渠自城西遶城南又枝分而北入洛陽溝卽與遶城北之穀水相通處渠在城東舊有陽渠之名故在城西北先以陽渠標目後不曰陽渠仍曰穀水者以所引與城北穀水本一水在城西北分枝遶城陽渠水亦得曰穀水且在城東南隅有枝分而北入洛陽溝者謂之陽渠其穀水東流者又爲池爲方湖并注鴻池掖又過偃師東方入洛陽城東陽渠與城北穀水在建春門外已相通而城東南

隅之穀水渠自有經流。于渠在城西城南者皆曰穀水。不曰陽渠道。元記水支派分明。不得議其措語倒亂也。○又按遶城北之穀水枝分入城者一在大夏門入遶城西之穀水枝分入城者二。一在城西北枝分歷故石橋東入城。一在西門左枝分入城。二渠併見下。

後魏大夏門枝分入城渠。水經注穀水歷大夏門下門內。

東側際城有魏文帝所起景陽山。山東舊有九江洛陽記九江作負水水中作負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今九江無復髮鬚。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蔬圃。又歷景陽山北。東注天淵池。自天淵池東出華林園。逕聽訟觀。南又東流于洛陽縣之南池。池卽故狄泉也。後爲東宮池。

按自大夏門枝分入城之水。至東宮池下。廊注不言所出。蓋東宮池卽狄泉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於洛。

春門出城注石橋平矣

後魏城西北枝分入城渠 水經注穀水北乘高渠枝分上

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望先寺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

門右宮門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其一水

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又南逕通門掖

門西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 前閶闔都城上西門 渠水

又枝分夾路南逕出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渠水

又西 疑作南 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

馬門南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狄泉北今不類泉陂不

得爲狄泉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東出陽門石橋下

注陽渠

按賈城渠水自閭闔門前枝分爲二夾路行右枝歷廟
社間南注南渠所謂南渠者西明門左枝渠入城者也
詳在下左枝自銅駝街東轉逕司馬門司空府太倉南
而東出城酈注曰東出陽門當作出東陽門東陽門外
亦有石橋者穀水遠城凡門外皆
有石橋通御道不獨建春東陽也

後魏西明門枝分入城渠

水經注西明門左枝渠東派入

城逕太社前又東逕太廟南又東於青陽門右下注陽渠

按上貫城三渠皆曰下注陽渠知穀水遠城南至城東通名陽渠也

後魏都城東南穀水渠

水經注穀水於城東南隅又東左

迤爲池又東右出爲方湖又東南轉屈而東注謂之阮曲

又東注鴻池陂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

按七里澗即建春門外穀水與陽渠水在石橋下同通之水也其水自石橋歷馬市石橋又東至七里澗與城東南隅穀水合其下通曰陽渠故又別記陽渠經流於下

後魏建春門外陽渠

〔水經注〕穀水逕建春門石橋下自樂

道里出而東出陽渠又東逕馬市石橋又東七里澗旅人橋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又東逕亳殷南又東逕偃師城南又東流注于洛水

按上二渠今其地皆入偃師以爲與上遶城貫城諸渠原委分合相爲流通故類記于此○凡所引水經注在本文不必在一段中意欲分晰明白故多所剪裁撮合成文非妄割裂也

隋黃道渠

〔大業雜記〕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上有黃道橋

三道

隋重津渠

〔大業雜記〕過洛二百步又疏洛水爲重津渠濶

一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苑

隋甘泉渠

〔大業雜記〕建國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

渠上有通仙橋五道

隋龍鱗渠

〔大業雜記〕西院內造十六院並臨龍鱗渠渠面

濶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卽楊柳修竹四面鬱茂名

花美草隱映軒陛

隋丹水渠

〔大業雜記〕長夏門南二里至丹水渠南五里至

伊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

按丹水渠乃南流伊水北流至長夏門南二里所而東北流十餘里入洛

隋通津渠 元和志通津渠在河南縣南三里隋大業元年

分洛水西北名千步磧渠東北流入洛水

按隋城跨洛南通津在城南三里是渠在洛水南也故東北流入洛舊洛志誤以千步爲千金疑在洛水北故遂以通津渠與通濟渠爲一不知通津渠在洛水南通濟渠在洛水北玉海引元和志二渠並記非謂一渠也

方輿紀要亦誤

隋通濟渠 煬帝紀大業元年三月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

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

按通濟渠卽大業雜記所謂漕渠也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是渠在洛水北引穀洛水入渠也

隋金水渠 方輿紀要金水在城西二十里隋時引水遶皇

城不流入澗水

救金谷水舊合穀水過河南城北隋時引穀洛通西苑
下入漕渠在今府城南門外洛水北是穀水不過河南
城北矣惟金水尚存城北故道所謂遶皇城也皇城北
有金水而金水北仰山半尚有城址乃北羅城也穀卽
澗不入澗卽
不入穀也

唐上陽三陂

李適之傳開元中爲河南尹其政不苛爲下

所便元宗患穀洛歲暴溢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
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爲患刻石著功詔永王
璘書皇太子瑛書額

唐伊水石堰

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河南龍門山東抵天津

有伊水石堰天寶十載尹裴迥置

宋漕渠

方輿紀要宋開寶九年幸西京發卒自洛城東爲

鑿渠至漕口三十五里以便餽運

明伊洛渠

〔劉健重濬二渠記〕渠肇自唐時洛渠起郡治西

南東侯保分洛水而東曰莽渠莽渠之北又分三支曰清渠曰單渠曰太陽渠凡四渠末流仍入洛伊渠起郡南伊闕口之北分伊水北行至午橋莊與洛渠交而出其上并二支亦名莽渠清渠單渠但以東別之凡三渠俱入洛二水之大可勝舟前代興廢不可考宣德初始塞宏治癸丑徐都憲疏請濬治凡用夫匠二千七百有奇後塞憲副張公鶴按行二渠如前濬之每渠障水之入各有壩防水人之暴各有閘渠每深下之處又各有小閘閘內兩傍各有

子堰子堰中各有游渠以均水利於遠近又於洛渠南創一渠洛渠併前爲五矣

按劉記謂渠創自唐玉海謂唐裴迥築伊水石堰者是已宋時下水漕口見方輿紀要至明重濬二渠而闢壩之制分漑之法始備矣

以上洛陽

周伊水枝渠 水經注伊水自闕東北流枝津右出焉東北

引漑東會合水同注公路澗入于洛今無水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民皆種他種欲食之不如下水以病之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於君矣西周遂下水卽是水之故渠也伊水又東北枝渠左出焉水積成湖北流

按伊水右枝渠當依南山麓起洛陽入偃師與公路澗合水台合水者今段家灣水也上爲公路澗伊水不能與合水同注深澗合水出澗口乃得合流酈注文當有讓又謂下水東周鞏古東周也右枝津當又與休水合乃入鞏界溉田可數十里凡過澗口處必依千金場石人文爲制乃可行水法具現前至伊水左枝渠又隋唐引伊水之權輿也道元時伊洛在洛陽合流左枝渠當入洛陽今伊洛合流在偃師正南則伊水左枝渠亦偃師水利所必講不獨右枝渠也

晉計素渚 水經注洛水東逕計素渚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得其名

按計素渚在偃師東南當爲陽渠入洛之處

晉九曲瀆 水經注故河南十二縣簿云九曲瀆在河南鞏

縣西西至洛陽又按傅暢晉書都水使者陳狼鑿運渠
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是以阮嗣宗詠懷詩所謂朝
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岑又言遙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者
也

按九曲瀆卽陽渠入偃師者也河南十二縣
簿以爲在鞏縣西者晉廢偃師鞏洛接境也

隋通濟渠 方輿紀要通濟渠在偃師縣南故陽渠也隋時
嘗修導之王世充自東都出兵擊李密至偃師營于通濟
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卽此

按通濟渠起自洛陽已見前但通濟上引穀洛在洛陽
界非漢晉時也故道入偃師則漢晉陽渠故道也

北卽通山溝

方輿紀要在偃師西北三十里深二丈濶百

尺南起於山澗谷之水并流入洛

遇霖潦輒致泛溢因爲此溝導之入河故曰通山溝

按溝在偃師西北三十里則近漢魏都城矣故防其泛濫通之使北入河且陽渠東流入洛有澗谷泛濫之水渠亦易壞則通山溝者爲都城計亦爲陽渠計也

以上偃師

古鮪渚

水經注崆嶺丘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浦北達

於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佗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侯周師卽是

方輿紀要東晉永和十年故魏降將周成反

自宛襲洛陽河南太守謝朶自洛陽奔鮪渚是也

漢飲馬溝

方輿紀要飲馬溝在鞏縣東七里呂布軍虎牢

飲馬于此

後魏南蒲陂

水經注蒲池水出南蒲陂

按陂者作陂塘以溉田也
今爲凌溝菩提寺前水

宋神隄引洛入汴渠

方輿紀要元豐初張從惠言汴洛水

歲閉塞修隄防勞費往有建議導洛入汴患黃河嚙廣武

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爲去年七月水

退河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濶宜鑿渠導洛爲萬

世利都水丞范子淵請于汜水鎮北門導洛爲清汴通漕

旣又言河陰十里崖以西至滎口地形西高東下可行水

請起自鞏縣神尾山至土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

河起沙谷

亦在鞏東

至河陰十里庶穿渠五十二里以引洛屬

汴於是遣內侍宋用臣等相視興役自任村沙口至河陰

縣瓦亭子達汴口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堤長一百

三里自是汴洛通流六年范子淵請築新隄及開展直河

元祐五年復導河入汴紹聖初紹述議起因復閉汴口引

洛水

按隋唐運道漕轉江淮不過由汴入河由河入洛耳宋有直通于汴者也宋范子淵議通洛汴其洛水北岸堤當起神尾山西至汜水河陰入汴口南過廣武二城間亦曰鴻溝所謂神尾山者北即盡處謂神都却山之尾也時又引古索河注三陂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濟之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上

下置牖啟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又卽洛河口置水閘以泄伊洛漲水入大河仍修黃河南岸堤掃以防侵奪新河之漸于是徙汴口官吏於新洛口其法密矣然廣武山北卽大河故道洛水在鞏縣東北已入河時雖大河北徙攘其地以引洛水入汴而增築新堤不能久支故元祐四年梁燾上言復爲汴口導引大河又考宋史自引洛後洛水漲溢入河廣武掃危急朝議以掃去洛河不遠恐漲慢不懼京師旣而洛水大溢注於河帝曰若廣武掃壞河洛爲一則清汴不通京鄴漕運可憂詔吳安持等規度安持言廣武第一掃危急決口與清汴口絕近緣洛河之南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詔再案視卒俟元豐舊制但元豐每事更張舊制未必盡善也

明神隄渠 方輿紀要神隄渠在鞏縣北三里中低而四圍

高常橫流爲患永樂十六年權丞華胥開此渠而水患息

按神隄在鞏縣北爲渠

以上鞏縣

晉河申渚晉書地理志世謂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

長數百步頭在南岸尾在中渚方輿紀要河中渚又有

三渚之名晉永嘉末劉聰子粲攻晉故司徒傅祗于三渚

卽此

後魏陶渚方輿紀要陶渚在河陰西北三里南北長堤之

外爾朱榮謀誅百官請魏主子攸西循河西至陶渚

按故河陰城見今孟津縣水經注孟津亦曰陶河曹魏時杜幾試樓船于孟津覆于陶河杜佑曰河陽縣西南

十三里許有古遮馬堤卽是其處陶或作洶

後魏高渚方輿紀要在孟津縣西亦黃河津渡處北魏胡

太后之亂爾朱榮舉兵至河內迎長樂王子攸于洛陽子

攸潛自高渚渡河會樂于河陽亦曰雷陂

後魏馬渚

方輿紀要在孟津縣西故洛城北亦黃河渡處

也後魏永安二年爾朱榮奉魏主子攸南討元顥顥列兵沿河固守北軍無船不得渡侯波將軍楊標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道榮遂命爾朱兆等縛材爲棧自馬渚西陝石夜渡襲擊顥子冠擒之顥軍遂潰三年爾朱世隆犯洛李苗募人從馬渚上流縱火船焚河橋世隆北遁

唐河南渚

通鑑李光弼守河陽吏思明引兵攻河陽思明

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德環不休光弼命

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以上孟津

明洛水防

方輿紀要洪武二十九年洛河泛溢漂沒宜陽

廬舍因築防于水側焉

宜陽

明宣利四渠

方輿紀要宣利渠在永寧縣西三里又有新興渠在縣西二里萬箱渠在縣西一里龍頭渠在縣西四十五里皆修洛水以溉田甚爲民利

永寧

明伊陽渠

方輿紀要在嵩縣東十里分伊水以溉田

明永定諸渠

方輿紀要在嵩縣南六里又有鳴臯順陽濟

民等渠皆洪武中邑民分引伊水溉田至今爲利

按河南郡自洛陽伊洛諸渠外率皆山縣水澆山澗泉
發澗底或伏流石罅時見時隱水不爲民利然善興利
者或于上流引水傍崖行就
寬平處皆可溉田以爲民利

以上嵩縣

河南府志卷之六十八

古蹟志十四 關塞 市堡

關塞

漢洛陽四關

文選鮑昭樂府升高臨四關注陸士衡洛陽

記漢洛陽四關東成臯關南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

一云南有
輟轅伊闕

東京賦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廻行道乎

伊闕邪徑捷乎輟轅

按洛陽四塞險固居中制外周公營洛固取天下道里
之均亦天下形勝莫尚之地也然從來論者謂洛陽四
面受敵爲天下所必爭兵法所稱衝地者是也不可居
夫天下有事所以必爭洛陽者正以洛陽形勝莫尚爭
洛陽實以爭天下耳周公之東征也先居東都宣王之
中興也講武東都秦以函谷澠池之險旣得宜陽韓又

獻成臯鞏而遂以蠶食天下漢高之制楚也以據成臯
 鞏洛之險下及五代唐宋以來莫不爭險奪隘於洛陽
 險要之地以取天下是豈不可據而有而姑以爭之耶
 特無可以制天下之命者而欲區區據洛陽形勝以號
 召天下則不可所謂制天下之命者有二一曰德一曰
 勢德有盛衰周公營洛而治平王東遷而弱是已勢有
 強弱秦以據險而興韓以據險而亡是已夫德盛者險
 不足言矣其據險以爭天下而其得失勝敗關於勢者
 又不可一端而盡方輿紀要曰守關中守河北乃所以
 守河南也自古及今河南之禍由於關中者什之七由
 於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關中併韓魏漢以關中定三
 河苻秦以關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關中亡高齊謂關
 中不足以制河南之命乎元魏之禍爾朱榮自河北來
 爾朱兆自河北來高歡亦自河北來安史以河北倡亂
 而河南兩見破殘存劫發憤太原而朱梁卒爲夷滅謂
 河北猶不足以制河南之命乎此言洛陽不可孤立必
 先得關中或河北洛陽乃可據而有故漢高先定關中
 乃保成臯光武先定河北乃事洛陽欲守洛陽者未有
 無關中河北之固而可以獨存此其大勢也其或以洛
 陽定關中則必與關中爭崤函之險春秋晉敗秦師於

崤嶺屬晉也漢赤眉自三輔引而東逼與大破赤眉於
滎底嶺屬漢也洛陽西有崤險再西而守函谷之險則
關中失其險矣唐李光弼不守洛陽而守河陽河陽洛
陽北關也守河陽以制河北而河北失其險矣善守險
者制人而不制于人又方輿紀要所未及者也大抵
洛陽之險可用以進取而不可守以待敵可以制一面
之騷動而不可以支四方之攻圍或守之而不足以當
天下之爭或爭之而卽以制天下之命勿謂四面受敵
而于洛陽險要
遂置而弗講也

漢八關 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戊申置八關都尉官注謂
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

按舊函谷關在靈寶新函關在新安廣成關在新城伊
闕在洛陽南大谷今洛陽水泉口轅轅今寧嶺口旋門
在成臯西南十數里與鞏接界小平津今入
鞏舊屬孟津其置八關都尉互詳都邑下

隋關官 隋書地理志河南帶郡有關官

唐河南關

唐書地理志

河南之河陽轅轅陸渾伊關高門

松陽鵝鵝大谷

按地理志河南十五而屬河南者凡八又河北二十四有孟之河陽是河陽有二關兩隸也高門三關在永寧

○以上總載河南關塞下方分載各縣

周闕塞

春秋昭二十六年傳

晉 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守闕塞定六年傳鄭伐周闕外

方輿紀要 戰國策秦攻

魏將犀武軍于伊闕進兵攻周既而犀武敗于伊闕史記

周赧王二十四年蘇厲謂秦將出塞攻梁又秦昭王十四

年白起攻韓魏之師于伊闕四十一年西周背秦與諸侯

約縱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魏史伊

關以南大山長谷蠻多居之魏因以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隋大業九年楊元感作亂圍東都分兵守伊闕道唐初討王世充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建中四年李希烈叛遊兵擄掠至伊闕元和十一年淮西叛屢犯東畿防禦兵屯伊闕以備之宋祁曰伊闕洛陽南面之險也自汝潁北出必道伊闕其間山谷相連阻阨可恃元末土民桀黠者往往置寨于此西連商洛東出汝潁隨地立名多至數十徐達收中原次第平定

漢大谷關

方輿紀要靈帝時八關之一也初平二年孫堅

討董卓進軍大谷距洛陽九十里堅蓋軍于登封縣界王

世充置谷州以在大谷口而名

按唐地理志潁陽西北有大谷故關韋懷太子曰自嵩陽縣西北出八十五里對故洛陽城蓋大谷接洛陽登封界故所隸不測又明史地理志洛陽東南有大谷谷口有關是近代猶設關于此也

皇門關 方輿紀要關在故洛城穀門上亦曰皇門橋晉惠

帝建潘岳西征賦所云秣馬皇門者也唐志作高門關

按唐志所謂高門關者在長水縣長水入今承寧水靈自有高門關于故洛城皇門橋本不一地方輿紀要恐

誤又水經注皇門作畢門

以上洛陽

晉延壽關 方輿紀要縣南三十五里晉永康二年齊王瓘

舉兵許昌討趙王倫倫遣兵出延壽關以拒之或謂之延

壽城嵩山記王子晉學道于洛鹿澗澗旁有靈星塢晉延

壽城

按晉志新城有延壽關新城入今嵩邑去偃師延壽城尚百餘里晉志落無誤然以齊王問舉兵許昌趙王倫出兵拒之自許昌抵洛道由偃師不由嵩縣則方輿紀要謂在偃師亦自有據

隋關官

隋地理志偃師開皇十六年置有關官

按隋志有關官不言何開唐志載偃師有河陽故關當是因隋之舊

以上偃師

古轅轅關

春秋襄二十一年傳晉欒黶奔楚過周王使候

出諸轅轅

文選薛綜注轅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

曰轅轅

方輿紀要戰國策張儀曰秦下兵三川塞轅轅

緱氏之口史記沛公伐秦南出轅轅克之武帝時淮南王

安謀反欲塞轅轅伊闕之道建武九年帝幸緱氏登轅轅

靈帝時爲河南八關之一建安初曹操奉獻帝遷許從轅
轅而東晉懷帝永嘉二年羣盜王彌自許昌入轅轅敗官
軍于伊北遂逼洛陽屯于津陽門三年劉淵使王彌等復
寇洛陽不克乃出轅轅掠豫兗而東四年劉聰使其子粲
等犯洛陽粲出轅轅掠梁陳汝潁間五年劉曜石勒等陷
洛陽勒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後魏永安三年元顥入洛旣
而敗于河橋輕騎南走自轅轅南出至臨潁爲人所殺唐
武德二年討王世充王君廓攻轅轅克之王世充遣將魏
隱來救爲君廓所敗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四年王君廓
與王世充將單雄信等相持于洛口世民援之至轅轅雄

信等遁去乾符元年王巢侵逼東都詔發兵守轅轅伊闕
河陰武牢孔穎達曰轅轅山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道路
險阨自古爲控守處

上有關

按後漢地理志緱氏有轅轅關緱氏入今偃師是轅轅
宜隸偃師也又晉地理志陽城有鄂坂關卽轅轅陽城
入今登封是轅轅又隸登封也惟明史以轅轅關隸鞏
今關雖廢而疆域則一因明之舊地固隸鞏而與偃師

登封二
縣接界

漢小平津關 方輿紀要靈帝時八關之一袁紹誅宦官中

常侍張讓等將帝步出穀門至小平津晉永嘉末傅祗保
盟津小城卽小平津劉聰遣劉粲以步騎十萬屯小平津

慕容暉遣將呂護攻洛陽退守小平津後魏嘗講武於小平津爾朱榮舉兵胡太后遣費穆屯小平津拒之

按紀要以小平津入孟津今據名勝志入鞏互詳都邑小平城

黑石關

方輿紀要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世充夜渡洛

水營于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于洛北李密渡洛逆戰而敗復渡洛趨黑石世充還爲密所敗元致和初陝西諸王澗不花等討燕帖木兒之亂進至鞏縣黑石渡大敗河南兵遂克虎牢關上都已陷而還

明史地理志

鞏縣西南有黑石渡巡檢司

按黑石山名在鞏縣西南洛水東與邙嶺夾岸相對如門洛水出其中爲東西京咽喉舟車轉輸冠蓋往來皆

出于此明設巡檢司曰黑石關亦曰黑石渡洛陽東有成臯鞏洛之險今成臯入汜水而鞏洛之險無過黑石固留心險要者所宜加之意耳

元大栗關

方輿紀要

大栗樹關在鞏縣東南三十里元時

置

以上鞏縣

漢孟津關

方輿紀要

東漢初拜馮異爲孟津將軍規取洛

陽永初五年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詔朱寵將兵屯孟津以備之中平末何進謀誅宦官使武猛都尉丁原將兵寇河內燒孟津火照洛陽城中

按孟津何進入關之一漢以名關不名縣北阻大河南負卬嶺爲洛北險要之地

唐河陽關

唐書地理志

偃師有河陽故關

按河陽故關唐時地入偃師今爲孟津河陽之名宜在河北孟縣孟津在大河南何得有河陽關也蓋河陽三城一在河北岸一在河南岸一在河中相爲接應故南北置關皆得曰河陽也三城者魏太和十七年遷洛命作河橋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戍守之因謂之北中城魏都洛陽以北中爲重地北中不守則可平行至洛陽武泰初爾朱榮自晉陽南下胡太后遣將守河橋及北中城以拒之旣而都督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卽遁還永安三年魏主誅爾朱榮遣將軍奚毅等將兵鎮北中東魏大象三年築中渾城及南城中渾在河中渚時仍置河陽關于其地高歡使潘樂屯北中城高永樂守南城宇文周大舉伐齊周主遣白將出河陽拔河陰大城圍中渾二旬不下乃還隋開皇初因東魏行臺置河陽宮于河陽城內唐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衆議欲損東京退保蒲陝朔方都虞侯張周濟定計守河陽役所部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蓋因舊城增築也旣而史思明陷汴鄭將逼洛陽李光弼以洛城難守議移軍河陽北連渾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爲虜臂之勢遂率士馬而東守河陽思明築

南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後泛人船燒河橋又悉力攻
中渾敗却又敗思明於河陽西渚是時賊雖入洛而渾
光弼兵威南不出百里西不越畿內陝州得修戒備關
輔無虞光弼保河陽之力也建中二年置河陽三城節
度自是常爲重鎮光弼三年河南尹張全義襲河陽節
度李罕之入其三城罕之走澤州旣而河陽歸于朱溫
河東屢爭河陽不克朱溫自是益強唐主議北討引軍
至河陽盧文紀曰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
北石晉天福九年契丹入寇至黎陽命西京留守安彥
臧守河陽劉漢乾祐末李驥說太原留守引兵逾太行
據孟津宋靖康末金將粘沒喝自太原長驅而南前鋒
渡孟津粘沒喝旋至懷州頓河陽紹興六年岳飛請提
兵趨河陽據河陽陝府潼關爲恢復之計不用紹定四
年蒙古窩闊台攻金汴京引軍自河清渡河入鄭州明
初取山西河南守將馮宗異分道出河陽克武陟下懷
慶河陽蓋天下之腰膂南北之嚆喉也今三城雖不盡
入孟津而設險守要南北實相表裏故並詳三城於河
陽關

以上孟津

明趙保鎮關

明史地理志宜陽西南有趙保鎮巡檢司

明木冊鎮關

明史地理志宜陽西南有木冊鎮巡檢司

按方輿紀要目二鎮爲關趙保在縣西南三十里木冊在縣西南百二十里木作穆

以上宜陽

晉鄂坂關

晉書地理志陽城有鄂坂關

方輿紀要鄂坂

關東出陽翟許昌之道晉齊王罔舉兵許昌討趙王倫倫遣兵出鄂坂關拒之梁大通三年陳慶之送元頴北還至梁國魏人分兵鎮滎陽虎牢又使爾朱世承鎮鄂坂以備之唐乾元二年史思明窺洛李光弼議去洛守河陽或以東京帝宅不可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嶠嶺龍門皆應置兵是也

按鄂坂自古輾轅今人猶呼輾轅爲嶺口而方輿紀要與明史地理志皆謂鄂坂關在登封東南箕山上夫箕山上關爲石羊關乃古陽城關也與輾轅相去數十里亦險要可守豈古人守輾轅必並守箕山而箕山遂冒鄂坂之名歟石羊陽城關名並詳下

魏陽城關 石羊關 魏書地形志孝昌中分陽城置康城

石陽城關 方輿紀要石羊關在登封東南四十里崖石

險峻僅容一車

按石羊卽古陽城關在箕山上方輿紀要旣以鄂坂屬箕山而又列石羊何耶

以上登封

古嶠塞 春秋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嶠左傳

嶠有二陵焉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

也公羊傳嶠之嶽岩 呂氏春秋九塞嶠其一也 方輿

紀要三嶠山亦曰三嶠在今永寧縣北六十里謂之嶠塞

戰國策所稱澠隘之塞也秦昭王初楚圍雍氏秦下師於

嶠以救韓張儀說趙曰秦軍軍於澠池願渡河逾漳戰邯

鄆下蘇代謂甘茂自嶠塞至鬼谷一作槐谷其地形險易皆明

知之漢景帝三年吳楚叛周亞夫出關討之趙涉說曰吳

王懷輯死士必置奸人於嶠澠阨陜間亞夫因出武關而

東東漢建武三年馮異大破赤眉於嶠底建安十九年龐

德破賊張白騎於兩嶠間水經注嶠有盤嶠石嶠千嶠之

山故又曰三嶠晉太寧三年後趙石生屯洛陽劉曜使其

黨劉岳趨孟津呼延謨自嶠澠而東合諸軍攻洛陽興寧

三年燕慕容恪陷洛陽畧地至峭岷關中大震後魏永熙三年高歡自晉陽犯洛宇文泰遣將赴援會魏主西走於峭中又韋孝寬襲破東魏將段琛等於宜陽峭澗遂清元和志自東峭至西峭三十五里東峭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峭純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峭此二峭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輿地廣記二峭山連入硤石界自古險要之地也

按三峭入永寧澗池陝州三界楊升庵春秋地名考二峭正義曰俗名土硤石硤其後轉爲土濠石濠杜子美有石濠吏詩宋建炎二年金人自同華東走石濠卽舊峭縣而澗池有土濠鎮乃土硤也硤石入今陝州界

唐高門關

唐書地理志長水西有高門關

方輿紀要高

濟南府志 卷之六
門關在永寧西十八盤嶺北

明史地理志永寧有高門

關巡檢司

唐松陽關

唐書地理志長水有松陽關

方輿紀要永寧

西八十里有崇陽鎮關有巡司

按唐松陽方輿紀要作崇陽明史地理志亦作崇陽實一地

唐鵝鵠關

唐書地理志長水有鵝鵠關

方輿紀要在永

寧縣西鵝鵠山唐所建也今廢

明峭底關

明史地理志永寧東有峭底關巡檢司

方輿

紀要峭底在永寧西北七十里卽峭谷之底也亦曰峭底

一名澗池馮異大破赤眉于此明初置巡司錢草

按嶠底明史以爲在縣東方輿
紀要以爲在縣西北明史誤

以上永寧

漢函谷新關

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于新安

以故關爲宏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
耻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帝意亦好
廣濶于是徙關于新安去宏農三百里至今謂之新關又
天漢二年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
羣盜其謹察出入者〔成帝紀〕陽朔二年秋關中大水流
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後漢光武紀〕
建武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王霸傳〕霸爲討虜將軍
建武八年屯函谷關擊滎陽中牟賊平之〔通典〕魏正始

元年宏農太守孟康上言移函谷關更號大峭關又爲金

關〔水經注〕散關障自南山橫洛水北屬于河皆關塞也

卽楊僕家僮所築〔方輿紀要〕函谷新關在新安東二里

按魏所號大峭當移在永寧澠池間水經注于函谷又有散關之目散關在陳倉何得以目函谷考抱朴子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于散關據列仙傳關尹望氣遇老子乃在函谷豈函谷亦逼得散關之名與但關尹望氣知真人當過與孟嘗君客能爲鷄鳴出關俱在秦函谷關非漢函谷新關也秦關在靈寶漢關在新安入新安不得牽秦以前事或有用終軍棄繻者亦不在新安蓋終軍當武帝時據列傳入關在元符前而武帝移關乃在元鼎三年元鼎在元狩後知棄繻不在新關也新關有郭丹封符事與棄繻畧同東觀漢記曰郭丹初之長安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旣入封符語入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丹自從入關後不歸家十二年後奉使乃出關竟如本心又一九東封事亦指新關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請囂曰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

萬世一時也

新安

明南村關

明史地理志灑池西北有南村巡檢司

方輿

紀要南村關在灑池西北九十七里有濟民渡通山西垣
曲設巡司以守之

按崱塞本在灑池連陝州永寧二境明于陝州設硤石關于永寧設崱底關而灑池通關陝之路初未設關今灑池有土濠鎮爲要地矣其明時設關之可記者惟南村通山西一關耳

灑池

漢陸渾關

前漢地理志陸渾春秋遷陸渾戎于此有關

方輿紀要關在嵩縣北七十里更始二年赤眉賊西攻長安分其衆爲二部一自武關一自陸渾關兩道西入蓋由陸渾西北趨函谷道也

按王海樊崇逢安自武關入徐宣等自陸渾關入

晉延壽關

晉書地理志新城有延壽關故成蠻子之國

按延壽關互詳偃師

唐陸渾關

伊闕關

唐書地理志陸渾有漢故關伊闕有

伊闕故關

按今伊闕縣入嵩縣伊闕關入洛陽

明舊縣鎮關

方輿紀要舊縣鎮關在嵩縣西南七十里洪

武三年建有巡司

明白楊關

樓子關

方輿紀要白楊關在嵩縣北有成兵

又樓子關在縣西南百里

按白楊關見地輿記
爲嵩與宜陽之界

明沒大嶺關 明史地理志嵩縣有沒大嶺巡檢司

按嵩志沒大嶺亦名火石關俗呼迴風樓由魯山人嵩要隘距縣一百八十里

以上嵩縣

屯堡

防禦壘壁等並載

漢都亭屯

後漢靈帝紀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

軍將兵屯都亭注都亭在洛陽

晉石梁屯

方輿紀要在故洛城東洛水北永嘉末將軍魏

浚聚流民屯洛北石梁塢劉現在并州承制假浚河南尹

建興初劉曜攻隋之大寧三年後趙將石生據金鏞劉曜

遣將劉岳攻之岳拔孟津石梁二戍未幾石虎圍岳于石

梁尋拔之

晉宣武塲

方輿紀要在故洛城大夏門東北其南宣武觀

晉河間王顥之亂帝自十三里橋還軍宣武塲

晉張方壘

方輿紀要在故洛城西七里晉齊王冏將張方所築後遂爲戍守之所永嘉五年劉聰遣呼延宴等寇洛陽宴留輜重于張方故壘是也

隋卬山九營屯

方輿紀要大業十三年李密據洛口越王

侗運回洛倉米入城分兵屯豐都市上春門及北卬山爲九營以備密

隋唐卬山諸屯

方輿紀要隋大業九年楊元感圍東都代

王侑自長安使衛文昇赴救文昇渡灑水屯于卽山之陽
又李密據金墉擁兵三十萬屯于北卽東都出兵以拒之
爲所敗唐武德初王世充攻密偃師密自金墉引精兵出
偃師阻卽山以待之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卽山伏谿
谷中及戰伏兵發乘高壓密營縱火焚廬舍密衆大潰三
年世民攻世充大兵屯于北卽以逼洛陽世充出戰臨穀
水拒唐兵世民陳于北卽登魏宣武陵望之知賊可擊渡
水大戰賊敗走

按宣武陵北魏主恪陵也魏書世宗紀謚曰宣武皇帝
廟號世宗葬景陵曰宣武陵以謚配陵也在北卽山上
近府城

西北隅

隋千金堡

唐書羅士信傳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

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唬謀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

隋青城堡

方輿紀要青城宮隋齋宮也亦曰青城堡唐武

德二年行軍總管羅士信攻王世充夜入洛陽外郭焚清化里旣又拔青城堡

五代梁夾馬營

方輿紀要府東北二里朱梁開平初置營

于此有指揮使掌之後因而不廢宋太祖誕生焉真宗時建爲應天寺又改爲發祥寺

以上洛陽

晉豆田壁
乃興起要晉太安二年成都王穎引兵向內帝
幸偃師舍于豆田是也胡氏曰滎洛之間有麻田豆田大
抵因人所種菽而名姚襄與苻秦將李歷戰于麻田襄大
敗其地亦在洛陽成皋間也

唐轘轅府

唐書地理志河南郡有府三十九曰武定復梁

康城栢林巖邑陽樊王陽永喜邵南慕善政教鞏洛伊陽
懷音軹城洛汭郊鄆洛川洛泉通谷潁源宜陽金谷王屋
成臯夏邑原邑原城鶴臺函谷千秋同軌餞濟温城具茨
寶圖鈞臺承雲轘轅

按府者府兵也河南府兵三十九如王屋鈞臺等今罷
不隸河南而河南如鄆鄆洛川又復不隸府名無跡可

記惟偃師近轅轅者有府店鎮乃唐置轅
轅府兵處也故並記之以存府兵之制

以上偃師

漢劉備寨屯

李通志劉備寨在鞏縣西南原良保昔劉關

張伐呂布屯兵于此

劉宋百谷塢堡

鉤鎖壘

水經注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水

洛水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
爲塢高一十餘丈劉武王西入長安舟師所堡也

方輿

紀要義熙十二年劉裕伐秦軍至咸臯秦姚洸鎮洛陽遣

趙元屯守栢谷塢毛德祖擊敗之元熙初司馬楚之避劉

裕逃亡河南屯栢谷塢元魏景明二年咸陽王禧謀爲變

事泄自洪池東南走濟洛至栢谷塢追兵擒之東魏武定

初高季密以虎牢降魏宇文泰帥軍應之至洛陽遣于謹
攻栢谷拔之隋大業十四年李密圍東都栢谷降密又宋
書武帝西征營于栢塢西有三壘相連如鎖名鉤鎖壘云

按水經注百谷塢卽栢谷塢注記百谷塢在休水東且
舟師所築必近洛水南今鞏偃以休水爲界休水出澗
谷將入洛東三里有百峪上高數丈北望洛水卽古屯
兵之處其地西連乾溝東西塞如鉤鎖然卽鉤鎖壘也
名勝志及方輿紀要皆曰二地爲偃師蓋因休水入偃
而誤耳偃志不知百谷卽鞏之百峪而以緱氏之栢圪
堵當之其地重嶺絕澗與洛水
中隔景山知非舟師所堡矣

晉洛口屯

方輿紀要晉大興初滎陽太守李矩使郭誦救

趙固于洛陽屯洛汭誦遣其將耿稚夜濟河襲劉粲大敗
之大寧三年後趙石虎敗劉曜將劉岳于洛西蓋在洛口

西也後魏永熙末高歡自晉陽引軍渡河衆議欲守洛口
死戰魏主不能從隋末李密據洛口越王侗使諸軍擊密
夾洛水相守旣而王世充與密相持于洛水上屬爲密所
敗義寧二年世充擊密于洛北敗之遂屯鞏北復渡洛擊
密軍敗溺者甚衆

隋橫嶺屯

百花谷屯

〔方輿紀要〕橫嶺縣東三十里接汜

水縣界李密據興洛倉隋遣東都兵討之又使虎牢鎮將
裴仁基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密分兵伏橫嶺下以待仁
基是也又百花谷在縣東南二十餘里接汜水西境裴仁
基討李密失期不進屯于百花谷

元季山寨諸屯 方輿紀要天堂山砦在鞏縣東南又有鹿

耳鷄翎凌霄黑山等山寨俱元季鄉豪屯聚處 以上鞏縣

周鉤陳壘 水經注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

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關
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勾陳并氣下制所
臨之辰則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

漢高祖講武塲 水經河水逕平縣故城北 注俗謂之小平

有高祖講武塲

唐橫水柵 方輿紀要橫水店在孟津西唐寶應元年僕固

懷恩討史朝義陳于橫水賊立柵自固懷恩陳于西原以

當之遣驍騎回繞並南山出柵東北夾擊之賊大敗又轉戰于昭覺寺石榴園老君廟皆敗之賊人馬相蹂踐填滿尚書谷金人疆域圖孟津縣有橫水店昭覺寺 孟津

晉石梁塢屯

一泉塢屯

方輿紀要晉永嘉末魏浚屯洛

北石梁塢族子該聚衆屯一泉塢大興初該始自宜陽帥衆遷新野蓋其地險固可憑也一泉塢又名乙泉戍慕容暉時戍此以備秦慕容垂奔秦乙泉戍主吳歸追之至闕鄉是也宇文周時亦置重兵于此以備齊

西魏張白塢戍

方輿紀要塢爲漢末張白騎所據西魏大

統四年宇文太置戍以拒東魏使權景宣守之

後周建安四戍

〔北史〕斛律光傳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畧圍

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
千餘人而還

北齊文侯鎮柵

〔方輿紀要〕斛律光出洛陽擊斬周將栢谷

戍主薛禹生棄城走光遂取文侯鎮立柵置戍而還鎮蓋
與栢谷城相近

以上宜陽

漢末陽城屯

〔方輿紀要〕初平二年袁術表孫堅領豫州刺

史屯陽城袁紹等遣周昂爲豫州刺史屯陽城堅擊昂走
之

唐少林僧兵

〔方輿紀要〕少林寺背五乳峯元魏所建歷代

嘗修之近代所稱少林寺之僧兵也

按唐太宗告栢谷塢少林寺上座書法師等克建嘉祿
同歸福地擒彼寇孽郭茲爭土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
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
此少林僧兵所由來也

以上登封

後魏同軌防

〔方輿紀要〕永寧縣東西魏置同軌防後周爲

同軌郡

後周黃櫨戍

〔通志〕周當全盛爭戰之際黃櫨三城置兵以

備東軍

唐莎柵

〔方輿紀要〕在永寧東唐乾元上元間衛伯玉等

破史思明將李懷仁于永寧莎柵之間

以上永寧

秦白起壘

〔水經〕注壘在缺門東二十五里壘則有烏攸

宮所在

方輿紀要白起嘗屯兵于此因名

燕慕容屯

名勝志慕容山在新安治後燕慕容垂屯軍於

此故名

後周通洛防

玉海故函關城後周保定中改名通洛防

通志周於通洛防置兵以備東軍

唐碭石堡

水經注穀水又東逕于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

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矣

方輿紀要碭石在新安縣西

唐武德四年羅士信討王世充拔其碭石堡是也

按河南郡碭石有三一在孟津後魏爾朱榮自馬渚西
碭石夜渡者也爲碭石渡一入陝州唐貞觀後嶠縣治
碭石塢者也爲碭石縣一在新安唐羅士信討王世充
所拔者也爲碭石堡碭石水經注作峽石在千秋亭下

缺門上注曰亦有峽石則道
元時峽石之稱已不一地矣

唐缺門營

方輿紀要唐時有缺門營以山名也開元八年

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宿缺門營穀水上夜半山水
暴至萬餘人皆溺死乾元二年郭子儀自相州潰遂至河
陽軍中相驚又奔缺門卽此

以上新安

漢澠池故城屯

方輿紀要澠池故城在今縣西初平二年

董卓爲孫堅所敗自雒陽却屯澠池聚兵于陝堅入洛陽

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要卓旣而卓使董越屯澠池引還

長安晉永興三年東河王越等遣軍迎車駕于關中以周

馥爲司隸校尉假節督諸軍屯澠池

姚秦蠡城戍 方輿紀要姚秦以宏農太守戍蠡城後毛德

祖擊瀟將尹雅于蠡城是也 以上澠池

北齊孔城防 通志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也北齊

置兵以防周寇

東魏伏流柵 方輿紀要東魏李延孫與韋法保連兵置柵

於伏流

宋九臯寨 奉牛山屯 方輿紀要宋翟興破賊楊進于九

臯山上有九臯寨山接汝州界又奉牛山在縣東三十里

翟興屯伊陽之奉牛山劉豫誘其下賊殺之卽此

明嵩縣守禦 李通志嵩縣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

河南守志

領之住劄本縣洪武三年設轄衛二曰河南曰南陽守禦
千百戶所五曰嵩縣曰鄧州曰唐縣曰永寧曰盧氏

按明于嵩縣設守禦千百戶所而守備指揮
卽住劄本縣以轄諸禦所則嵩固重地也

以上嵩縣

河南府志卷之六十九

古蹟志十五 津渡 橋梁

津渡

隋天津 重津 天業雜記出端門至洛水有天津過洛二

白步又疏洛水爲重津

洛陽

漢五社津 水經河水又東過鞏縣北 注河水於此有五社

渡爲五社津建武元年朱鮪遣持節使者賈彊討難將軍蘇茂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温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敗追至河上生擒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

方輿紀要建武初遣將軍耿弇等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

而使吳漢等圍洛陽是也

漢小平津

互詳都邑關塞

隋黑石渡

方輿紀要鞏縣西南二十五里洛水津濟處隋

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世充夜渡洛水營于黑石元致和
初陝西諸王澗不花等進至鞏縣黑石渡

宋營店渡

方輿紀要宋景德四年造營店渡橋

明神堤渡

洛口渡 李通志神堤渡在鞏縣北洛口渡在

鞏縣東

按營店黑石神堤洛口皆洛水
濟渡處營店渡詳後橋梁門

明裴峪渡

李通志裴峪渡在鞏縣西

按裴峪渡疑卽黃河小
平津渡也詳前都邑門

以上鞏縣

古孟津

〔水經注〕

河水自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

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
中流白魚入於舟燬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
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
孟津者也

按行水金鑑據尚書孔氏傳孟津在洛陽北都道所湊
古今以爲津其地當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
里非河南府之孟津縣也意謂正當洛陽北乃與都道
所湊合若孟津在洛陽東北非北方入洛濟渡之處不
知武王渡河伐紂正在東北其時洛邑未營更不得援
都道所湊爲言而指爲洛陽正北也洛陽正北乃漢以
後河陽渡耳其地亦屬孟津可通得孟津之目不得反
謂古孟津在西不在東也且武王伐紂歸渡河偃息旣

徒遂名其地曰偃師若古孟津不在今孟津縣則渡河直至洛陽何以洛陽東有偃師乎益知孟津卽今孟津縣也。又按禹貢錐指引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於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於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渭按太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殺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林說非是夫謂孟津上津渡處甚多誠然然武王之所以必渡孟津者又自有說孟津上雖可渡但夾岸偏仄非會諸侯之處東至孟津而八百來歸雖曰不期而會亦武王所引爲同盟者也

漢平陰津

史記高祖本紀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

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殮喪

按平陰在今孟津西已辨在都邑門至董公說漢王處史記言渡平陰津至雒陽乃遮說漢王是遮說在雒陽

不在平陰也而水經注以爲在平陰者蓋漢高未定天下平陰未置縣渡平陰卽屬雒陽地故史記以爲至雒陽遮說水經注以爲在平陰遮說也

魏高平津

各勝志孟津一名高平津明帝陵各本此

按高平津疑卽富平津高富字譌耳但各勝志以高平爲明帝陵名明帝陵在孟津縣內故津得其名今考水經注洛陽大石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不在孟津則各勝志所謂高平津明帝陵各本此者謬也

晉富平津

水經注孟津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橋

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爲梁也

後魏委粟津

方輿紀要在孟津縣西黃河渡處也劉宋元

嘉七年後魏將安頡自委粟津濟攻宋金墉遂克之

按一統志委粟津在河南府城東北三十五里委粟山下今府東北卽山北垂臨河無委粟山考委粟山乃古

郊天之所在古洛城南伊洛間不得在黃河南岸如是則委粟津自爲津名與委粟山無涉不得牽合

後魏硤石渡

方輿紀要在孟津縣西二十里亦黃河津濟

處後魏永安二年爾朱榮奉魏主子攸討元顥自馬渚西硤石夜渡乃河陰之硤石也

明史地理志孟津西有硤

石津

按明史記硤石委粟又以爲高渚馬渚陶渚皆黃河津濟處三者併詳溝渠門故不列

後魏雷陂渡

伽藍記帝遣侍中原子恭鎮河內爾朱兆舉

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陂涉渡擒莊宗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及馬腹故及此難

金白坡渡 胡土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冰不能

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時縣廢爲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爲憂每冬日令洛陽一軍戍之 李通志白坡渡在孟津縣西

采珠津 名勝志世說吳郡蔡洪入洛語洛人日夜光之珠不必于孟津之河今河渚有采珠津 以上孟津

明洛河渡 李通志洛河渡在宜陽縣北 宜陽

明匡口渡 李通志匡口渡在新安縣東北 新安

明濟民渡 方輿紀要澗池西北九十七里有濟民渡路通

山西垣曲縣明設巡簡司以守之

按濟民渡互
詳南村關

橋梁

澗池

漢洛水浮橋

方輿紀要漢有洛水浮橋在故洛城南五里

曹爽勒兵屯洛水浮橋

初學記洛陽魏晉以

洛水浮橋

采經集

洛水浮橋後魏時殺水遊城洛水不貫城流於

城南洛水經注有城南洛水浮橋後魏時殺水遊城洛水不貫城流於

城南洛水經注有城南洛水浮橋後魏時殺水遊城洛水不貫城流於

城南洛水經注有城南洛水浮橋後魏時殺水遊城洛水不貫城流於

城南洛水經注有城南洛水浮橋後魏時殺水遊城洛水不貫城流於

城南洛水經注有城南洛水浮橋後魏時殺水遊城洛水不貫城流於

城南洛水經注有城南洛水浮橋後魏時殺水遊城洛水不貫城流於

城南洛水經注有城南洛水浮橋後魏時殺水遊城洛水不貫城流於

城南洛水經注有城南洛水浮橋後魏時殺水遊城洛水不貫城流於

從復道見諸將坐沙中偶語東漢建都洛水從西南入城故西南門曰津陽門又意漢洛水貫城特分洛水之半其半猶遶城南貫城者曰洛水遶城者亦曰洛水故漢城南得有洛水浮橋也夫謂洛水分爲二枝於諸書無所見又何以故蓋北枝入城以地勢求之別無他道南枝在城外又可以水經伊水入洛之處得之水經曰伊水又東北洛陽縣南入于洛酈注曰伊水入洛在洛陽南員即東大魏郊天之所桑欽漢人漢時洛水貫城而曰縣南入洛知城南別有一枝也至道元時穀水遶城洛水貫城一枝當絕獨有城南經流一枝而郊天處猶在洛南今故洛城南邨聚有曰大郊者後魏郊天之處也又有東大郊亦曰大交蓋伊洛在員即東交流處也郊交各有取義不得爲一後魏時洛在城南而貫城故道已湮今洛水乃行貫城故道不由城南故道不知起于何時想隋開通濟渠即漢貫城故道至今遂爲經流而伊水入洛亦在偃師南不在古洛城南矣

漢西城梁 水經注穎客之著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

處世謂之死穀是也

按西城者今府城西古王城也據水經注箋客當作容
隋經籍志漢公車徵士穎容著春秋釋例十卷穎容漢
人漢都在東故曰王城爲西城而西城梁
當在王城西今府西七里澗卽其遺趾

漢建春門石橋

水經注穀水逕建春門石橋下橋首建兩

石柱橋之石柱銘云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以城下漕

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

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擯立

重石累高周距橋上路博流通萬里云云河南尹邳崇隄

丞渤海重合夔福水曹掾中牟任防史王蔭史趙興將作

吏睢陽申翔道橋掾成宰卑國洛陽令江夔丞平陽降監

掾王騰之主石作左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畢成其水

依柱文自樂道里屈而東出陽渠 [方輿紀要] 唐乾元二年史思明陷鄭州西窺洛陽李光弼去洛而遷河陽時則遊騎已至石橋諸將請曰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部曲堅整賊不敢逼又後唐同光四年李嗣源入汴帝自汜水西還至石橋卽上東門外之石橋也

按御監記載建春門外石橋銘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與水經注詞又辨劉澄之山川古今記載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失之遠矣東一里餘至東石橋乃晉太康元年造澄之等見東石橋銘因以建春門外石橋爲太康所造也東石橋見下

晉東石橋 [伽藍記] 東石橋南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

卽中朝牛馬市刑穉康之所 水經注 穀水又東逕馬市

石橋橋南有二石柱竝無文刻也

按御蓋記所記建春門外石橋凡三其但曰石橋者卽水經注所謂漢陽嘉石橋也在建春門下其曰東石橋者卽水經注所謂馬市石橋也在建春門東里餘二橋舊蹟俱在洛陽其曰七里橋者卽水經注所謂七里澗旅人橋也在今偃師其地猶名石橋二書所記三石橋畧同所異者御蓋記謂東石橋晉太康元年造又謂劉澄之見此橋慈是有文刻也而水經注以爲竝無文刻豈道元未審厥文歟

晉舉門橋 水經注 舊濱又東晉惠帝造石渠於水上謂之

舉門橋潘岳西征賦曰秣馬舉門卽此處也

晉十三里橋 方輿紀要 自洛陽故城西至橋十三里因名

晉太安二年成都王穎自鄴河間王頔自關中皆舉兵內

向帝如十三里橋張方尋攻洛陽爲長沙王又所敗退屯十三里橋

後魏長分橋

伽藍記出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

以穀水溢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于此因爲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語譌號爲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

按長分橋分水入洛似卽水經注所言晉擊門橋之制也伽藍記又以爲卽張方橋考張方屯十三里橋長分去都城七里里數亦不合恐不一地又伽藍記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送別之所

後魏永橋

伽藍記宜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

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勒銘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丈華表上作鳳皇似欲冲天勢

後魏城西石梁

水經注穀水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城

梁也

按水經注記城西石梁於畢門橋下蓋在故洛水西隅爲穀水乘高枝分上下處下又錯簡石會金谷一段乃記西北角金墉城其記穀水入城曰乘高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故石橋蓋漢土西門外石橋也後魏遷都徙門南側應自有石橋而舊門下石橋曰故石橋爲穀水分枝入城之處穀水連城凡門外必皆有石橋水經注但記上西門外故石橋建春門外石橋與東陽門外石橋凡三耳

後魏東陽門石橋

水經注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東

出陽門石橋下注陽渠

按東出陽門當作出
東陽門互見溝渠

隋天津橋 方輿紀要在府城西南洛水上隋大業初遷都
以洛水貫都有天漢之象因建此橋用大船連以鉄鎖南
北夾起四樓名曰天津李密破回洛倉遂燒天津橋唐武
后長壽中始命李德昭甃石爲脚開元二十年又改造焉
廣平王入東都陳兵于天津橋南宋建隆二年留守向拱
重修甃以巨石基址甚固橫亘洛水爲都城之勝

地輿

記天津橋府城西南卽邵雍聞鵲處

按方輿紀要并以後漢所建洛水
浮橋在故洛城南者入天津誤

隋黃道橋 大業雜記黃道渠濶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

按隋都城有石瀉口瀉三城池水下黃道渠唐武德四年王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爲陳唐將王懷文先爲世充所獲引置左右忽起刺世充要甲不入懷文走起唐軍至瀉口世充軍追獲殺之事關節義附見于此

隋重津橋

〔大業雜記〕重津渠濶四十步上有浮橋時開闔

以通樓船入苑

水魚味

隋通仙橋

〔大業雜記〕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

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

按五橋卽唐裴晉公所居之五橋也
在建國門外今府城西南十五里

隋通遠橋

〔大業雜記〕通遠橋跨漕渠南卽通遠市

隋臨寰橋

〔大業雜記〕通遠市南臨洛水跨水有臨寰橋

隋龍鱗飛橋

〔大業雜記〕西苑十六院並臨龍鱗渠渠百濶

二十步上跨飛橋

唐皇津橋 天津橋

玉海會要曰開元二十年四月二十

一日改造天津橋毀皇津橋合爲一橋天寶元年二月廣東都天津橋中橋石脚兩眼以便水勢

唐中橋 元和志中橋咸亨三年造

唐利涉橋 會要舊都城洛水天津之東有中橋利涉橋以

通行李

唐洛中橋 韋宏機傳營繕東都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

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 會要上元二年司農卿

韋宏機移中橋自立德坊西南置於安衆坊之左南當長

夏門上令於中橋南刻一方石列其年辰紀十六字蓋黃絹之辭也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

按洛中橋卽前所謂中橋也但中橋造於咸亨年在立德坊西南所移洛中橋乃上元二年置於安衆坊左既有二地故別列之又李濂通志有上浮橋中浮橋下浮橋俱在府城西南不言何代蓋韋宏機未移中橋時天津橋中橋利涉橋有三橋之名天津爲上浮橋中橋爲中浮橋利涉爲下浮橋迨中橋移而利涉廢無下浮橋而尚存中浮橋舊名曰洛中橋且通志旣列上浮橋而又別出天津橋殊不分曉

唐洛陽四橋

會要政和四年宋昇奏西京端門前考唐洛

陽圖舊有四橋曰穀水曰黃道在天津橋之北曰重津在南並爲疏導洛水又橋之上十里有石堰曰分洛自唐以來引水入小河東南入伊

按天津重津黃道三橋唐因隋舊至穀水橋則起于唐

唐菜市橋

方輿紀要

在府城東亦唐所置宋開寶九年郊

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二十五里餽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

後唐蔣橋

方輿紀要

蔣橋在城西穀水上後唐應順初潞

王從珂自陝趨洛至蔣橋百官班迎卽此

宋七里橋

鎮國橋

文獻通考

端拱二年七月洛水溢壞

七里鎮國二橋

明瀝橋

李通志舊名和平橋在府城東門外成化十五年

改今名

劉健記

桂林劉公始易以石然爲空太密不能

當潦水之怒而壞新昌何公令匠氏石其兩岸及底於中
大作一空屬之以鐵廣視其溝而深過之足垂永久

按灑橋上鑄一鐵牛當水衝蓋仿蜀中李陽
冰石犀壓水之義牛土畜所謂土尅水也

明澗河橋 李賢記洛城之西十里許曰澗河郡貳守王瓚

以建石橋聞詔可於水濱得大石若干爲三洞高三丈八
尺長一百二十丈橫四丈

按澗河作橋於水濱得大石
無算是澗河石橋古有之也

明仁惠橋 李通志仁惠橋在府城南門外

按洛舊志引洛陽記城西車馬橋
夫城三十里未悉何代附見於此

以上洛陽

晉旅人橋 水經注七里澗有石梁卽旅人橋也晉孫登不

欲久居洛陽知楊氏榮不保終思欲遯跡林鄉隱淪忘死
楊駿埋此橋東搜神記曰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之歌駿
後被誅太后幽死折楊爲之應橋皆累石爲之制作甚佳
雖時往損功而不廢行旅朱超石與兄書云橋去洛陽宮
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員以通水可受大舫過題其上云太
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萬五千人至四月末止此
橋經破落復更修補今無復文字 伽藍記崇義里東有
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

按七里橋卽旅人橋
今入偃師已見前

隋通濟三橋

方輿紀要王世充自東都出兵擊李密至偃

師營于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

以上偃師

唐孝義橋

〔會要〕天寶七載四月河南尹韋濟奏於偃師縣

東山下開驛路通孝義橋

〔六典〕水部凡天下造舟之梁

四河三洛一河則蒲津大陽盟津洛則孝義舉京都之衝

要也

按偃師驛路所通者今爲鞏縣黑石渡黑石渡東北
五里有孝義保以田氏紫荆名橋亦因此取名與

宋奉先橋

〔玉海〕景德四年二月西京新造管店渡橋癸酉

賜名奉先

按今鞏縣管店渡北岸山上有會聖宮爲宋時謁陵飲
觴之所陵在洛南高原上由會聖宮過洛上陵必由此
橋故名

奉先

明柳橋

李通志柳橋在鞏縣東

以上鞏縣

晉富平河橋

晉武紀泰始十年九月立河橋于富平津

在預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
議者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
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舉觴
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
其微巧

李通志河橋在孟津縣東北

後魏河橋

方輿紀要永安三年魏主誅爾朱榮遣將軍奚

毅等將兵鎮北中時爾朱世隆自洛出屯河陰卽欲北還
其黨曰兵不厭詐不如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

世隆乃攻河橋據北中城引胡騎至郭下舉朝惶懼李苗
請徑斷河橋許之因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燬
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世隆兵在南岸者皆爭橋北
渡橋絕弱者甚衆世隆遂收兵北遁旣而爾朱兆從河橋
西涉渡魏主被執永熙三年高歡自晉陽犯關魏主勒兵
屯河橋歡等自野王而南東魏武定元年高仲密以虎牢
降西魏宇文泰率諸軍應之至洛陽前軍于謹圍河橋南
城高歡將兵至河北泰退軍渾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
橋東魏將斛律金使別將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
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獲全歡遂渡河據山與

秦相持

按後魏河橋屢經燒絕必有更置也已非杜預之舊故別列之

後魏治坂橋

太宗紀神瑞八年造浮橋於治坂津

按治坂水經注作治坂汧曰河陽故縣在治坂西北土地記治坂城舊名漢祖渡城嶮固南臨孟津河洛縣西北四十二里據是則治坂爲大河北孟縣故城孟津在大河南不得通其名特橋抵南岸屬孟津耳

唐河陽浮橋

元和志河陽浮橋駕黃河爲之以船爲腳行

筓且之

方輿紀要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遣將封常清

乘驛詣東京斷河陽楊橋爲守禦之備乾元三年九月節度之師潰于相州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

按春秋後傳赧王五十八年秦始作浮橋于河爲河橋之始

以上孟津

隋永濟橋

元和志河南府永濟橋在壽安縣西十七里大

業三年置架洛水隋亂毀廢正觀八年修造舟爲梁長四

十丈五尺廣一丈六尺**六典**天下石柱之梁四洛三澗

一洛則天津永濟中橋澗則澗橋**李通志**永濟橋在宜

陽縣東北邵雍詩山背錦屏開河臨永濟迴

按元和志謂永濟橋造舟爲梁而六典以爲石柱之梁者蓋始則造舟爲之其後易以石柱耳

明洛橋 畫橋 **李通志**洛橋在宜陽縣北畫橋在宜陽縣

西

以上宜陽

唐鹿橋

方輿紀要永寧唐移怡鹿橋驛

明金門橋 長淵橋 **李通志**金門橋在永寧縣南長淵橋

在永寧縣西

以上永寧

明東澗橋 西澗橋

李通志東澗橋在新安縣東西澗橋

在新安縣西

明鐵門橋

李通志鐵門橋在新安縣西

按鐵門卽水經注所謂
缺門也鐵缺聲轉耳

以上新安

明雙津橋

李通志雙津橋在沔池西一里

沔池

明順陽橋

方輿紀要高都河山大礮山經嵩縣東關有順

陽橋跨其上

明錦陵橋

李通志錦陵橋在嵩縣北

以上嵩縣

河南府志卷之六十九終

河南輿地卷之七十

趙氏序

古蹟志十六

道路

驛遞

倉塲

庫藏

道路

漢御道

陸機洛陽記

宮門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

道兩邊築土墻高四尺餘外分之惟公卿尚書章服道從
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夾道種榆槐

隋御道

大業雜記宮城南臨洛水開大道濶一百步道傍

植櫻桃石榴兩行四望咸得入由其下中爲御道

按洛陽四塞險固茲記道路一門本與關塞相表裏以謹武備乃先記兩都城御道以爲發軔之始

隋西司馬阪道

方輿紀要隋大業九年楊元感于洛陽引

兵向洛使其弟元挺爲先鋒自白司馬跋踰邛山南入

按白司馬跋在府東北
三十里邛山東北垂也

後唐白沙道 方輿紀要後唐同光三年獵於白沙明日宿

於伊闕又明日宿潭泊又明日宿龔淵明日還宮其地皆

在闕塞旁

按洛城南有伊闕道古洛城南有大谷道大谷通登封
伊闕通嵩汝已詳前闕塞門茲特取出入伊闕道記之
耳又洛陽東南有轅轅古道對東有鞏營間道通
汴古西通關陝有南北兩道
古道也北道由新安灑也入陝州新道也北踰北門渡
河津隨津渡上下亦有數道其曰東北由孟津循邛山
而東抵虎牢者亦古道也併詳在後各縣中

以上洛陽

唐東山下新道 唐書地理志天寶七載尹韋濟以北坡道

迂自縣東山下開新道通孝義橋

按偃師北坡古道逕成湯墓前東北抵故鞏城道在卍
山上不由黑石渡故黑石之險唐以前不紀迨韋濟開
新道後路傍北卍南臨洛水而黑石遂爲險要之地且
由黑石趨鞏亦不循洛水逕故鞏城下而北坡古道遂
不復
問矣

偃師

晉鞏營間道

方輿紀要晉咸和三年石勒擊劉曜于洛陽

至成臯卷甲啣枚詭道兼行出于鞏營之間

按所謂鞏營之間者謂故鞏城與東營也東營近故鞏
城詳前都邑門以鞏營之間爲詭道知由成臯趨洛陽
大道不出鞏營間也蓋自故鞏城下洛水流兩山間不
容大道古道由偃師北坡抵故鞏城下踰洛由石子河
踰嶺抵今鞏城乃趨成臯石勒所謂詭道乃循
洛水岸直抵洛陽不踰嶺上下故曰詭道兼行

隋羅口道
方輿紀要隋大業十三年李密自羅口襲興洛

倉破之又密將張善相爲伊州刺史據襄城自襄城北出

羅口卽長羅川口矣

按今鞏縣有羅口保乃鞏縣出山之口非羅水入洛之口也方輿紀要以爲入洛之口故矣其自襄城北出羅口必逕登封由登封西北出鞏縣乃東北趨鞏其道迂遠故徑自登封東踰大山出鞏縣口道甚險今名石板道乃由登趨鞏之要道也

以上鞏縣

唐山卽山北趨鞏道

方輿紀要以爲武德四年世民圍東都賈

建德來援世民分兵圍守世充自將兵歷北邙救河陽趨

鞏軍于武牢世充不敢出

按由洛陽趨鞏逕假師不逕孟津然逕假師入鞏道甚險隘由洛陽抵孟津循邙山北至虎牢道不易行不其

迂遠亦兵家

孟津

唐福昌古道 富弼燕堂記唐二京往來南路近出福昌縣

側人甚囂全世以廻故徑取崕澗爲東西道由是此道遂

僻

按福昌故道卽通永寧崕底之南道也漢以前皆由此道曹魏改道後興廢不常燕堂記據近者爲言遂以爲唐二京往來故道耳併詳在下

唐興泰新道 唐書韋安石傳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

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况萬
乘可輕乘危哉后爲回輦
以上宜陽

古轘轅道 史記禹通轘轅 唐書高宗屢如嵩山治轘轅

道如車箱

按轅轅有古道者對新道生稱也古道在東歷代設關之所今道在西自明以來行人皆由之有力者以石鋪道平夷可通車輿而轅轅古道之險遂鮮有行者矣

宋謝絳遊嵩道

謝寄梅殿丞書出登封西門宿金店出頽

陽北門訪石堂山又宿呂氏店又宿彭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飲於八節灘上自長夏門入

按自洛陽抵嵩高東南南道轅轅徑往不迂迺或南出大谷至登封乃孫堅入洛之道也或南出伊闕逕彭婆頽陽至登封乃謝絳遊嵩之道也二道亦不甚迂遠

金嵩山小路

方輿紀要宋嘉定八年蒙古攻金潼關不能

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鉄鎗相連鎖接爲橋以渡遂趨汴京金人太震蓋嵩高峻拔望爲表極故

越險而前也

以上登封

古嶠南道

〔方輿紀要〕水經注嶠有盤嶠石嶠千嶠之山所

謂嶠有二陵則石嶠之山也自漢以前率多由此曹公惡

南路之險更開北道

按北道見後澠池而南道後周更復唐亦由南道通福昌互詳前後

後周南道

〔杜佑通典〕自魏晉以來皆由北道後周初更復

南移

以上永寧

曹魏嶠澠北道

〔水經注〕建安中曹公西侵巴漢惡南路之

險更開北山高道自後行旅皆從之山側附路有石銘云

晉太康三年宏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大嶠以東西嶠以

西明非一嶠也

按晉石銘曰修復舊道則南道在晉時固未盛廢也

隋夔冊道

方輿紀要隋紀大業初建東京廢二嶠道關夔

冊道此仍廢南道開北道也胡氏曰歷考東西二京往來緣道離宮雜出於隋唐所置者俱不載所謂夔冊道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多欂櫨其北曰桃林今山在湖縣西二里或者欂櫨譌爲夔冊歟

按紀要以夔冊道爲北道卽曹公所開之北道曹公在灑池南道在承寧二道至陝州已合爲一夔冊道者自據灑池北道爲言胡氏不詳夔冊之山在灑池分台之間何得西越陝牽合湖縣夸父欂櫨爲解湖縣今湖縣也廢道卽州行百餘里至湖縣乃開道也以上灑池桂

古三塗 春秋地名考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服虔云三塗

太行轅轅峭澗也二說不同

按武王謂南望三塗則三塗在王城南伊闕外爲是服虔所指爲非左傳請有事於三塗祭山曰有事則三塗爲山名無疑然山以三塗名則此山谷澗間必通三道道當在今嵩縣不得如服氏所指 嵩縣

驛遞

漢洛陽都亭

前漢嚴延年傳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

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不聞仁愛教化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

延年天道神明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
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去後茂餘果敗

按漢都亭驛亭也張剛欄輪亭見亭門何進屯都亭事
見屯堡門茲取延年母止都亭事見爲縣舍止息之處耳

漢雜舍 方輿紀要袁紹誅宦官中常侍張讓等將帝步出
穀門至小平津讓等投河死帝夜從小平津步至雜舍雜
舍者伊山之北驛舍也

晉石樓驛

晉書惠帝紀太安二年河間王顥成都王穎遣

將逼京師帝幸十三里橋旋軍于宣武塲庚午舍于石樓

天中裂無雲而雷

方輿紀要石樓驛在故洛城東北

明周南驛

方輿紀要洛陽縣治東南有周南驛

漢尸鄉廐置〔史記田儋列傳〕田橫入海居島中高帝使使持節告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廼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

衣兄弟三人更王崇不賢乎哉爲之流涕以王者禮葬田
橫注廐置者置馬以傳驛也

明首陽驛

方輿紀要首陽驛在偃師縣城西 以上偃師

明洛口驛

方輿紀要鞏縣東有洛口驛

鞏縣

後魏甘棠驛

名勝志後魏析置甘棠縣縣西北有勝因寺

卽甘棠驛故址

宜陽

唐鹿橋驛

方輿紀要永寧唐貞觀初移治莎柵後又移治

鹿橋驛

唐柳泉傳舍

唐書叛臣傳史思明使朝義攻陝敗退避永

寧思明大怒將誅而釋之又敕築三角城怒不如約朝義

崔思明居傳舍駱駝等共說朝義行大事許之思明愛優
誦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
優問故答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優悅
以兵入優共指區思明踰垣出至廐下將乘馬走悅麾車
射其臂墜左右反接縛之遂柳泉傳舍縊殺思明

按柳泉驛在鹿橋驛東見方輿紀要

以上永寧

明函關驛

義昌遞運所

慈澗遞運所

地輿記函關驛

在新安

方輿紀要

新安西八里爲義昌遞運所東三十

里爲慈澗遞運所

按義昌遞運所者西達灑池義昌驛也

新安

明蠡城驛

廣輿記蠡城驛在澠池

明義昌驛

方輿紀要義昌驛在澠池東四十里志云漢三

老董公于此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因名

按董公說漢高處據水經注以爲在平陰陸機所謂備
蠡董叟讀我平陰者也而澠池又有義昌驛本鎮名謂
爲義帝發喪而漢昌也

以上澠池

倉場

漢河南倉

史記汲黯傳河內失火上遣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

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按前漢書汲黯傳作過河內發河內倉與史起異夫汲黯在河內視火必路經河南故曰過河南若如漢書則黯既至河內不得曰過河內自當以史記爲是

漢常平倉 前漢嚴延年傳延年遷河南太守河南界中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耶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

按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贖貧民名曰常平倉據延年傳則河南亦舊設常平倉不獨邊郡也又東漢永平土年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劉般以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見後漢劉般傳而通典則曰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據晉志以爲永平五年作常滿倉是既作常滿倉又欲作常平倉因劉般言而止

也通典
當有誤

漢太倉

後漢百官志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受郡國轉漕

穀

堅鐔傳注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太倉

漢常滿倉

晉志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

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草木

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遺積

述征記東城二石

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

於城之東南北迴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按平帝紀有常滿倉又見王莽傳
蓋東都常滿倉乃因西漢舊名也

晉城東太倉

武帝紀咸寧二年九月丁未起太倉於城東

常平倉於東西市 水經注穀水又北逕故太倉西洛陽

地記曰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般常有千計

按水經注記晉太倉在城東與武帝紀合伽藍記所謂中朝時常滿倉在建春門外者卽城東太倉也顧不曰大倉而曰常滿倉者所以別於建春門內晉太倉也晉太倉有二一在城東一在建春門內詳在下

晉建春門內太倉

伽藍記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

西南晉太倉在建春門內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卽春秋所謂

泉也

按水經注伽藍記辨翟泉有二處而皆以在洛陽東北建春門內爲是二書名同但水經注不知晉太倉有在建春門內者而以杜預所指翟泉爲在東陽門內魏太倉西南遂力斥杜預及京相璠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

圖之非惟伽藍記以杜預所謂太倉西南者爲建春門內之太倉則杜預所指自不妄而水經注反疎緣不知晉太倉有在城內故也

後魏太倉

水經注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

伽藍記

今太倉在東陽門內

後魏常平倉

玉海元魏太和二十年閏七月戊辰置常平

倉

按元魏遷洛在

太和十九年

後魏租場

伽藍記莊嚴寺東有平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

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按後魏租場卽水經注所謂晉太倉故處在易渠

隋含嘉倉 方輿紀要在東都城北隋含嘉倉城也隋志在

洛陽羅郭內自爲一城附于宮城東南

隋回洛倉 玉海大業二年十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城周

十里穿三百窰窰容八百石

按方輿紀要辨回洛倉當入今孟津說詳在後

隋子羅倉 大業雜記右掖門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

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窰窰別受八千石窰西至

西城

唐洛陽常平倉 會要正觀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壬午詔

於洛相等州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瀦之地粟

藏五年米藏二年皆著于令開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河南等五道並置常平倉十六年敕加時價三錢收糴廣德二年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

按玉海唐常平本錢元宗取之容州如宇文融請榷天下籍收匿戶帝詔以容賦所在並建常平倉是也德宗取之茶漆如趙贊請於兩都置常平本錢諸道津會置吏收稅以贍常平本錢是也憲宗取之地稅如元和制州府所稅地子數內十分取二均充常平倉是也文宗取之回易如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易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是也太抵常平之法本周官旅師及魏平糴而籍征贍本又唐人之法也

唐含嘉倉

六典注京都則曰含嘉倉倉部郎中棗倉廩凡

都之東租納於都之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京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量其遞運

使以監統之 〔會要〕正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河南府穀貴

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 〔玉海〕楊慎矜弟慎名

元宗擢爲含嘉倉出納使

宋景德常平倉 〔會要〕景德三年戚綸上封事請於京東西

等處各置常平倉

按常平倉歷代不廢其義倉社倉置於隋唐者宋亦時爲修復到處有之而無跡可記故不列又朱子社倉之法乃取崇安已行事宜奏于朝頒行諸道在南渡後不行于北

以上洛陽

隋興洛倉 〔隋書地理志〕鞏縣有興洛倉 〔虞世基傳〕帝幸

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

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 〔李密傳〕密與讓

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貴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插密爲主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

〔玉海〕大業二年置洛口倉於鞏城周二十里

穿三千窖

按興洛倉卽洛口倉也隋置倉于鞏者以鞏東南原上地高燥可穿窖久藏且下通河洛漕運也

唐洛口倉

〔唐書地理志〕鞏縣有洛口倉 〔六典〕注隋初漕

關東之粟以實京邑有洛口倉唐因之 〔唐書食貨志〕

州刺史裴耀卿條上便宜曰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棄

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潁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

以上鞏縣

隋回洛倉 方輿紀要回洛城在孟津舊縣東唐志河陽關南有回洛城以方像洛勒兵不動魏人去之而名隋於其地置回洛倉隋紀以爲洛陽北七里似誤

隋回洛東倉 煬帝紀大業十三年四月癸巳李密陷回洛東倉

按隋紀於回洛既別之曰東倉是有二倉也故並出之

隋河陽倉

隋書地理志偃師有河陽倉

按隋無孟津縣故偃師有河陽倉
今偃師北不至河其地入孟津

唐栢崖倉

唐書地理志河清有栢崖倉

按隋唐置回洛河陽栢崖倉于孟
津者以近都畿通河運爲便也

以上孟津

庫藏

漢雒陽武庫

魏相傳田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霍光自戡

庫精兵所聚故用丞相子爲令

吳王濞傳穰將軍曰疾

西據雒陽武庫阻山溝之險以令諸侯天下定矣 周禮

夫傳趙漲遮說曰將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

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雷從天而下 漢書

齊王閔世家曰洛陽有敖倉武庫後漢鑿鍾傳與朱鮪

戰洛陽武庫下注洛陽記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

藏兵之所世祖初卽位時已有之馬嚴傳顯宗拜將軍

長史蔣兵屯西河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臨觀之

漢少府後漢百官志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

世祖改屬司農

漢中藏後漢百官志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

幣帛金銀諸貨物丞一人

晉武庫匪行志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

先命固守後救火是以漂然異質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

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華見劍穿屋而飛
莫知所向

按晉太康龍二見於武庫井中又鯉魚二見於武庫屋上千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

後魏武庫

御藍記西陽門內有武庫署卽魏相國司馬文

王府武庫東至圍闔門是也

隋左右藏

大業雜記泰和門內卽左右藏左藏有庫門六

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
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

隋輦庫

大業雜記右掖門街西有輦庫

隋甲庫

大業雜記景運門內道左有內甲庫

東都庫 六典左藏令掌庫藏之事左藏有東西庫朝堂
庫又有東都庫東都朝堂庫掌木雌契一與太府主簿合
之右藏令掌寶貨之事隋太府寺統右藏令丞皇朝因之
右藏有內外庫東都庫各木雌契一隻與太府主簿合之
太府卿諸州庸調折租等物送京者貯左藏其雜送物並
貯右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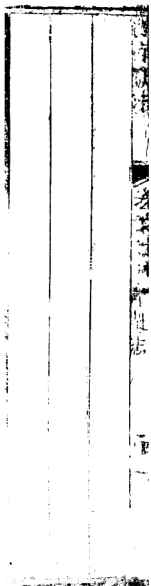
以上洛陽

河南府志卷之七十終終

河南府志

卷之七十 古蹟志

一



河南府志卷之七十一

古蹟志十七

壇廟

壇廟

周郊壇 周書作雒篇設丘兆于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

農星先王皆與食孔晁註設築壇郊南郭也 書召誥丁

巳用牲于郊牛二 王肅家語孔子至周歷郊社之所

按禮家據書用牲于郊牛二之文謂周有南郊無北郊為天地合祭故用二牛不知用牛二者郊天特牲以后稷配故用牛二其但言郊不別言南北郊者因作新邑告祭上帝非正祭南郊也豈得謂但言郊而遂無南北郊之分乎周禮大司樂以冬日至祀天於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方澤此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之正禮稽之經傳凡壇壝圭璧瘞埋樂舞祝詞皆與祀天迥別說者又謂周禮莽田書不足據明夏言疏駁之曰合祭實自莽

壇廟

始莽果僞爲是書何不削去圖丘方澤之制天地神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此言足明分祭之確考天地之祭漢時或分或合後惟魏文帝之太初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宋神宗之元豐元文宗之至順明世宗之嘉靖特主分祭餘皆主合祭我朝定南北郊之祭

天子歲必親行破累代之陋規遵古經之正禮三代之盛奚以加焉說詳五禮通考

周大社壇

周書作雒篇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壇東青土南

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亩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書召誥戊午社于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

注告立社稷之位社稷共牢

白虎通

天子社壇方五丈

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社也
典制天子立三社大社於庫門內

藉田立之亳社廟門之外立之此洛邑大社當在庫門內所謂左宗廟右社稷也

周廟

周書作雒篇太廟宗宮考宮咸有四阿反玷重亢重

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燹常畫內階元階堤唐山廡

應門庫臺元闔孔晁註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廟四下

曰阿反玷外尚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

復格累之櫺也升藻稅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燹謂

藻升之節也言皆畫列柱爲之也元階以黑石爲間唐中

庭道堤謂高之也廡謂畫山雲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又

以黑石爲門階也王肅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

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孔子顧謂

弟子曰小子識之

按孔子適周在敬王未城成周之前則家語所謂歷郊社觀周廟者乃周公作雒之廟社也今其地在府城西古王城迨敬王城成周王都東移廟社改否不可知故于周但記作雒遺蹟而不記敬王以後

周東都合諸侯壇

周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將

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注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

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

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日月四瀆於北郊則

爲壇於國北旣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

尊尊也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

二尋深四尺是也

按詩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宣王合諸侯於東都而曰復古知周初固合諸侯於東都其後陵夷不復舉宣王復之非宣王始于東都合諸侯也如是則周官所謂合諸侯之壇當在洛陽矣

漢雒陽南郊圓壇

後漢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

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鄠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齏合四百六十四齏五帝陛郭帝七十二

醜三百六十醜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
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
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
百一十四神營卽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
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
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
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
史杜林上疏曰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曰
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隴蜀
平種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

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
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
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
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
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簞率一席三神
日月北斗無陛郭醜既送神燬俎實於壇南已地

按後漢雜陽郊壇從祀之神至一千五百一十四何其
繁也其星辰等皆天神宜在南郊至嶽瀆山川宜從地
在北郊而亦祀于南郊其失在天地同位襲王莽遺亂
不經之舉故從祀天地之神同在南郊耳至以高帝配
天則遠過西漢郊天之禮馬端臨曰西都所謂郊祀若
雍五畤甘泉泰一皆出于方土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
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頗
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

郊丘于洛陽以高祖配祀
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

漢雒陽北郊方壇

〔祭祀志〕

自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

元年初營北郊未用事遷呂太后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三頭奏樂亦如南

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按漢官儀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與祭祀志所謂四里者異竊意南郊七里陽數也北郊或四或六陰數也至漢儀謂爲一里者失之或者漢雒陽背負北印偏近山上於古方澤之義不合因下就平地但去城西北角一里耶在西北角相去一里以城正北計之當爲迤西北四里漢志固不謬也又文獻通考曰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帝祀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嘗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祀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祀天於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於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爲常故不復紀述乎如是則漢郊祀凡三有分有合歲合祭者一分祭各一當時反以合祭爲重天子自行分祭爲輕有司行事於古人南北郊之義雖用焉而未嘗有合也

漢高廟

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禘祀

古蹟志

卷之七十一 古蹟志

五

壇廟

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

呂正月夏呂四月秋呂七月冬呂十月及臘一歲五祀

按漢書注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於雒陽校官立之是雒陽舊有武帝廟東漢統於高廟

漢親廟

〔祭祀志〕建武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

呂上至春陵節侯

漢世祖廟

〔祭祀志〕明帝卽位呂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

廟尊號曰世祖廟

按東漢自明帝後皆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迨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獻帝初平中蔡邕等呂和帝呂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

凡世帝詳在祭祀志

漢雒陽大社方壇

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於雒陽在

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漢明帝五郊壇

祭祀志

永平中呂禮識及月令有五郊迎

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纁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

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
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
郊祭黑帝元冥車旗服飾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按周官冢宰司徒所蒞祀事皆言五帝司寇禮祀五帝
可服祀五帝亦如之掌次五帝則張大次是五帝之祭
非昊天上帝之祭也陳氏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
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
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
致其辨故皆禮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正
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異也馬端臨謂五帝爲五行之
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不可謂五帝卽
天猶不可謂五嶽卽后土說與陳氏同而鄭氏本
識書爲六天之說又有所謂感生帝者皆妄也

漢雒陽先虞壇

〔祭祀志〕

迎秋西郊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

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圜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貊劉

漢南郊老人星廟

禮儀志

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

始七十者授玉杖舖之麋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不噎之鳥也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星廟

漢城南心星廟

禮儀志

季秋祠心星於城南壇心星廟

漢雩場

鐘離意傳

永平二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上疏策

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廷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

雩之禮

漢洛陽令王渙祠

後漢循吏傳渙爲洛陽令民思其德爲

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鄧太后詔曰洛陽令
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
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
若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郎中臣勸勞動延熹中桓帝事
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
留王渙祠焉

魏委粟園丘

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營洛陽

南委粟山爲園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詔曰曹氏繫世
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

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
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
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明帝詔以郊與圜丘爲二處盖用鄭康成之說也康
成注禮以爲周祀天於圜丘以魯配謂之禘祀直帝於
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
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
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
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圜丘然
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
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也說見通考

晉郊壇 **宋禮志** 晉武帝太始二年有司奏古者丘郊不異

宜并圜丘方澤於南郊更修立壇兆

按西晉郊壇始因魏郊以郊與圜丘爲二處迨泰始二
年乃合圜丘於南郊盖圜丘卽郊王肅之說武帝肅外

孫也故從其說且更修立壇兆
不因舊蹟是以別記晉郊壇也

晉洛京二社壇 晉書武帝紀太康九年春二月初并二社

爲一十年六月庚子復置二社 禮志漢魏但太社有稷

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晉初仍魏至太康九年社稷
祠壇與廟俱徙詔并二社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
其義宜仍立二社其後摯虞奏從二社詔從之至建武又
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晉高禰壇 晉書禮志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禰壇百姓祠其

旁或謂之落星 隋志晉惠帝元康六年禰壇石中破爲

三詔問石毀今應復 漢書士議禮無高禰置石之文東晉

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宜埋而更造後得高堂隆故事
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鑄石令如舊置壇上埋破石入
地一丈

按後漢禮儀志仲春之月立高禘于城南祀以特牲其壇至晉時猶存通典謂武帝立後漢因之蓋武帝晚得太子故立高禘之祠也

晉大石山祠

水經注小狂水逕大石嶺南開山圖所謂大

石山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元詣洛陽山請
祠總盡除小祀惟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卽是山也

大石山在古洛陽南蓋玉泉萬安之通名也東南爲
閔安諸峯小狂水在其南北爲玉泉雙峯對峙舊洛
陽南各勝志曰玉泉山上有泉水如碧玉色泉上有白
龍窟所禱其應所謂白龍祠者卽古大石山祠也除他

祀而獨存大石以大石爲洛陽巨鎮非
他山可比故表而出之遂靈應不爽耳

後魏委粟園丘

禮志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

山議定園丘

李業興傳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

洛陽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園丘非南郊异曰比

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中郊

丘之處專用鄭解

水經注伊水至洛陽縣南逕員丘東

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建之漢壇皆紫以象紫宮今壇

壇無復紫矣

按李業興謂用鄭解是後魏時南郊猶別置非卽委粟
之員丘也水經注謂伊水逕員丘東卽委粟山而引漢
南郊紫壇爲言不見別有所謂南郊者
豈地不相遠水經注遂不復別白之歟

後魏改築圜丘壇 禮志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壬寅改築

圜丘于伊水地陽乙卯仍有事焉

按後魏本鄭氏以郊與員丘爲二處已非議禮之準况又改築員丘是何禮也孟子云旱魃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可以變置未聞員丘所以變置也

又按齊書魏虜傳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馬羣被立壇上常以四身輶日殺牛馬祭祀在未遷洛以前及遷洛陽則郊廟外未聞別有祠天壇矣

後魏廟社 水經注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廟社各以物色

辨方周禮廟及路寢皆如明堂而有燕寢焉唯黜廟別無

後代通爲一廟列正室於下無復燕寢之制禮天子建國

左廟右社以石爲主祭則希冕今多王公攝事王者不親

拜焉咸寧元年洛陽大風帝社樹折青氣屬天元皇東渡
魏社代昌矣

隋天經宮廟

大業雜記傍苑城行三里有天經宮南二里

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

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煬帝

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定禮未及創制既營建洛邑
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
冠四時致祭於三年有司奏請准前義于東京建立宗廟
帝謂祕書監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朕
何所又下詔唯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遂復停寢

按周營洛邑所謂爲位攻位者乃南北郊及左祖右社
舊朝後市之位也隋議遷都營東京新營諸惟是宮殿

園囿窮奢極欲耳祖廟但起天經置身且恐無所其天
地郊壇與夫日月星辰之位東都皆不見靡得而記

唐東都太社壇

〔會要〕

神龍元年五月乙酉詔於東都建置

太社祝欽明問禮官博士曰周禮田主各用所宜木令太
社主用石何也韋叔夏等議曰春秋傳軍行祓社書曰不
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崔靈恩五禮義宗曰社
神用石以土地所生最實故也又呂氏春秋云殷人之禮
其社用石後魏書云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主
用石古有明說周禮用所宜木謂民疇之社非太社也

唐洛壇

〔武后傳〕承嗣僞款洛水石導使爲帝遣雍人唐同

泰獻之后號爲寶圖擢同泰游擊將軍太尉乃郊上帝謝

況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璽改寶圖曰天授聖圖號洛陽

曰永昌水圖所曰聖圖泉勒石洛壇左曰天授聖圖之表

唐東都武氏廟 武后傳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尊周文王爲

文皇帝號始祖妣姁曰文定皇后武王爲康皇帝號睿祖

妣姜曰康惠皇后罷唐廟爲享德廟後中宗復位遷東都

武氏廟于崇尊廟更號崇恩後唐宗廟及韋武黨誅廢崇

恩廟

按武后移唐祚立武廟至上援文王爲始祖武王爲睿祖何其悖也迨中宗復位武廟雖移尚未廢除其餘黨之可畏固如是哉

唐東都元元皇帝廟

唐書開元二十九年制兩京各置元

元皇帝廟漢寶二年改東京元元皇帝廟爲太微宮

杜甫有冬

日洛城北謁元元皇帝廟詩

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六月辛卯

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日權奏請元元觀爲太微宮又別奏在京宏道觀爲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
五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禪先謁聖祖廟宏道觀既味
修葺元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
北山老君廟一所其元元觀請拆入鄠城于清泚坊內
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

雜錄

五代梁唐郊壇

文獻通考梁太祖始建鄴於林於南

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遷洛鄴新

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
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
于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
幸洛陽謁廟畢卽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
陽

五代唐東都卽位壇 張憲傳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
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東都以鞠場爲
卽位壇于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
至今尚在不可毀乃別治鞠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侯亟
毀壇以爲塲憲歎曰此不祥之兆也

宋西京郊壇

〔宋史太祖紀〕開寶九年春正月庚辰詔郊西

京三月庚寅大雨夏四月己亥雨霽庚子有事於圜丘廻

御五鳳樓大赦

〔文獻通考〕開寶九年江表底定幸西京

以四月有事南郊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行之于洛陽凡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禮蓋本非彛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于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宋西京祖廟

〔宋史真宗景德四年二月癸酉詔西京建太

祖神御殿

〔李通志慶歷中名太祖殿曰興先太宗曰帝

華真宗曰昭考

〔建炎朝野雜記〕建炎初金人圍西京急

留守孫昭遠遣其將王仔奉啟運宮神御間道走揚州後
遷于福州

宋移置歷代廟

名勝志廟宅記周六廟在縣西南三里建

隆元年移置彰善坊漢七廟在縣西北八里積善坊晉五
廟在恭安坊後唐明宗五廟在福善坊俱與漢廟毗連

宋范文正公祠

徐溥記宋魏國范文正公葬於河南府洛

陽縣尹樊里萬安山下其子許國忠宣公及侍郎以下附
焉其西十五里熙寧間創褒賢顯忠寺以奉香火有祠自
元守臣郭文鶴始

元宓妃廟

李通志在府城東關元至正六年建偃師鞏縣

亦有之

元關廟 〔李通志〕漢壽亭侯廟在府治西北元至順間建

按漢壽之名乃曹公表封之號關之所不願受也
據本傳追諡曰壯繆侯則後人廟稱宜曰壯繆

元十賢祠 〔元吳澂記〕孟子沒而河南二程出同時邵子衛

人也司馬公陝人也皆遷洛中張子秦人也以邵程遷洛而時造焉洛人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原肇於營道之周而其流行於婺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萊之呂至輩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而國朝始知有朱子之學乃市 亦洛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祀十賢

明社饗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李通志〕舊在府城外後建

伊府二壇俱改置府內 明會典洪武中令有司各立壇

廟祭風雲雷雨 明集禮儀注風師雨師之祀見于周官

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又增雷師于雨師之次因升
風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國朝旣于圓丘以太歲風雨
雷師從祀且增雲師于風師之次復以春秋驚蟄秋分之
三日專祀風師雲師雷師雨師于國南羣祀壇天子降香
遣官行事其郡縣風雲雷雨師之祭一如前代之儀云

按明社稷壇至今已移其他所建祠廟如周公廟宋太祖廟今猶舉祀事者不得入古蹟別見祀典

以古祠有不詳何代所建者但以書及殘碑舊址類記于後

通志湯王廟在府城南

廟碑湯聘伊尹停驂

處

萇宏祠

名勝志萇宏祠在灑水側俗謂之撞鐘祠

賈誼祠

廟碑漢長沙賈太傅祠

按賈誼祠在府城東火燒街路旁有殘碑大書數字不詳何代建廟已毀廢

朱買臣廟

李通志朱買臣廟在府城東關

董令祠

李通志董令祠在府治東南祀漢洛陽令董宣

按後漢書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扃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扃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勅彊項令出於官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徹車一乘如是則宣良吏也廉吏也而范史列宣酷吏列傳何哉祠有古碑字剥落不可識據金石攷碑前有四字篆書

漢董宣傳傳作中楷結法俱精雅有方圓
意而不具人姓名當是唐能書者書之也

李靖廟

李通志李靖廟在府城舊旌善坊靖唐名將

按舊洛志李衛公德裕分司東都宜立廟非李靖也與通志異

以上洛陽

高辛氏郊禘祠

生民詩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注去無子求

一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禘

元鳥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注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

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

按月令疏鄭義稷契當堯時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爲帝嚳之子是後世子孫之子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後世之妃此立爲禘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爲帝嚳祭高禘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高禘爲配祭之人又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鞬禮之禘下其子必得天材疏逸禮篇名禘在

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禛下高辛氏之世有吞鳥之異是爲媒官嘉祥後王立高辛爲禛神蔡邕以爲禛禛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生民元鳥毛傳曰姜嫄從帝祠郊禛簡狄從帝祈郊禛則前此矣據二疏則高辛郊禛之說互有異同以姜嫄簡狄爲非帝嚳妃則周人禛嚳爲禛所自出不可通謂禛神爲古媒氏則祀之上帝郊壇亦太褻其變郊禛爲高禛蔡邕以高爲尊之義甚確後人可以知所折衷矣

夷齊廟

水經注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

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洛陽令徐循與處士平陽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

按水經注載夷齊廟在首陽山上與周公廟元武觀類敘今偃師西北首陽山上無夷齊廟亦無後漢碑惟石橋北有周公祠在首陽山南麓夷齊廟當相近但廟碑乃唐開元時碑已非水經注所謂周公廟也又名勝志

以夷齊廟左有周公廟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
今石橋北唐人周公祠但夷齊廟址不可尋耳

周靈星祠

水經注

休水又東屆零星塢

詩絲衣序釋賔

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通典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

於國之東南**注**歲星之位也

按靈星之祀古已有之**水經注**零星當作靈星其地在周洛邑之東南道元時猶存靈星之名知爲古靈星祠又漢高命郡國郡邑立靈星祠靈星塢在古緱氏或爲漢蹟不可知至靈星之說疏家謂不知何星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

周公祠

廟碑周公諱旦字昭明

按祠在石橋北二里俗呼其地爲廟臺有唐開元周公祠碑賈口義撰文稱周公字昭明可補史傳所未備

王子晉祠

水經注

緱氏山王子晉控鶴斯阜上有子晉祠

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遠矣莫能辨之劉向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

按子晉祠與漢仙人祠異處仙人祠在古緱氏城史記所謂公孫卿見仙人跡也詳在下子晉祠在緱山上爲周靈王太子子晉控鶴處後人又以爲王子喬非王子晉夫祠子晉無昇仙之事則可謂緱山爲王子喬非子晉則不可王子喬據蔡邕碑自在蒙城于緱山何涉唐武后改子晉祠爲昇仙太子廟自製碑文在山上

秦三杜主祠

史記封禪書秦并天下亳有三杜主之祠杜

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注韋昭曰亳

湯所都

秦壽星祠

封禪書秦并天下亳有壽星祠

漢酈食其廟

水經注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

廟南廟在北山上成公綬所謂偃師西山也山上舊基尚存廟宇東面門有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胸前銘云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頽毀猶高丈餘闕西卽廟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剝缺不復可識子安仰澄芬於萬古讚清徽於廟像文載厥集矣

按廳食其廟石人石闕今俱無山上惟有帝舜廟見李濂通志當是廳食其廟故址

漢仙人祠

水經注緱氏城有仙人祠

封禪書公孫卿侯

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土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

密陵光侯廟

水經注休水西南有冢密陵光侯鄭廟碑

又缺不可復識

薄太后廟

李通志

廟在偃師西北太后漢文帝母

按廟在西晉陽山上西首陽與漢洛城北邛相接東漢嘗尊薄太后爲高皇后配享北郊方澤迨漢郊既改後人遂廟祀薄太后但不

知何時建廟山上耳

以上偃師

黃帝河洛壇

水經注

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

于河龜書于洛赤文篆字堯帝又循壇河洛擇良議沈榮光
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綠色廣袤九尺負理
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
又東沈書於日稷赤光起元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
於舜舜又習堯祀沈書於日稷赤光起元龜負位

當作書

臣

子稷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綠錯以授舜
舜以禪禹殷湯東觀于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沈榮光不起
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浴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
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故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
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焉

按水經注說河洛壇于洛納以爲歷代圖書並出其地
在鞏縣洛水入河處則孟津所謂負圖河永寧所謂元
滬洛書不得專有之矣但道元雜引緯書後言符瑞儒
者所不道然謂圖書並出于黃帝堯舜之世則其說必
有傳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言何代出亦
不分書伏羲則圖而作易大禹則書而衍疇則圖書之
出已不得專
屬羲禹時矣

晉九山廟水經注九山有九山廟廟前有碑云九顯靈府

君者太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崑岳北帶洛瀝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庚午帝遣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緱氏令王與主簿傅演奉宣詔令興立廟殿

按九山在水經注又爲百稱山今呼白雲山山際有舊山廟坡九舊音轉也箋云晉元康二年太歲在壬子而用歷經推之是年九月乙亥朔無庚午日也或傳寫有誤耳

百蟲將軍廟 水經注九山又有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

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敬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平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頌贊示後賢矣

按史記秦本紀云顓頊之裔孫大業生大費在舜調馴鳥獸是謂栢翳索隱云伯翳卽尚書之伯益列女傳云

臯子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云臯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此碑謂益字贖欽帝高陽之第二子與史記異左傳所記贖欽庭堅並高陽氏之子杜元凱左傳注又云臯陶字庭堅則父子同在八愷之中不應並時而舉也具

水經

注箋

嚴子陵廟

李通志嚴子陵廟在鞏縣西

按鞏縣無子陵遺蹟通志亦不詳廟建何時又云一在宜陽縣上莊保

汾陽王廟

李通志汾陽王廟在鞏縣西元至治間建郭子

儀嘗帥師過邑芻糧俱乏徵於此邑人告曰草可得糧不可得公問所以人曰是邑南岡歲有妖霧害稼厥明公詣岡指之曰四方之亂予皆掃除妖氛敢爲害耶乃引兵還自是妖氛不復爲害五穀成熟故人立廟祀之

按廟在鞏縣西南五十里漫流岡上廟碑所稱與通志同但通志以爲元至治間建廟廟碑乃金元光二年天黨越琢撰則通志誤矣又廟旁有洞曰風洞人以爲能出怪風壞田禾與碑稱出毒霧亦有異其事史傳不載無從考證而汾陽之德於鞏也則至今不忘云

以上鞏縣

晉河平侯祠

〔水經注〕河之南岸有二碑北面題云洛陽北

界水一渚分爲之也上舊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頒世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卽斯祠也

按洛陽北界舊抵大河今地入孟津矣

後魏方澤壇

〔高祖紀〕太和十八年二月己丑行幸河陰規

建方澤之所二十年五月丙戌初營方澤于河陰丁亥車

駕有事于方澤

按魏都洛陽而方澤壇在河陰者洛陽背負北
邙不可以山上爲方澤故就河陰卑下爲之耳

夷齊祠

〔李通志〕祠在孟津以叩馬村

子耕廟

〔李通志〕廟在孟津縣白坡保祀冉伯牛

按孟津有子耕廟者以
子耕墓在孟津故祀之

馮異廟

〔李通志〕廟在孟津縣南門外

按光武嘗以馮異爲孟
津將軍故邑人廟祀之

以上孟津

漢光武廟

〔元劉傑廟記〕宜陽縣治之西九十里有鎮曰三

鄉唐屬福昌卽古宜陽也治之西北山高數仞古栢蒼然
漢光武之廟在焉建武三年光武降赤眉于此明帝卽位

遂詔立廟周顯德五年重修殿庭宋景德三年復作寢殿
至元二年復增修之

唐太宗廟 李通志廟在宜陽縣西南趙村保元至正十四
年建

晉高祖廟 李通志廟在宜陽縣西北柴家峪保宋開寶間
建

女几廟 李通志廟在宜陽縣西女几山祀晉彭城

按各勝志女几山在宜陽縣西九十里唐李賀集白蘭
香神女土昇遺几在焉志以爲晉女彭娥汲器所化之
地據李賀集則仙女也據志則節女
也但以爲節女則女几宜作女汲矣 以上宜陽

漢太室祠 武帝紀元封元年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

至于中嶽獲駮庶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曰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按郊祠志謂在山上聞呼萬歲而武帝詔謂在廟旁是漢時太室祠廟在山上也今嵩高有萬歲峯蓋其遺跡且詔謂加增太室祠曰加增則元封前已有祠也史記封禪書秦兼天下令祠官所常奉自緘以東名山五曰太室是秦已有太室祠武帝特加增之耳

漢靈星壇

玉海嵩高山記孝武遊登五岳尊祠靈星移祠

置岳南築作殿壇立圓石闕

按嵩高記謂靈星祠置岳南孝武立圓石闕今考岳南石闕乃漢安帝元初五年陽城長呂常造題曰中嶽太

室石闕銘以爲太室祠石闕非靈星祠石闕且石闕制左右皆方亦非圓石闕也嵩高記盧元明所作元明後魏入隱嵩山証以目見當不誤蓋靈星石闕今已毀不得以太室石闕當之也○又按元初太室石闕在今岳廟前以啓母少姨兩石闕例之則闕卽在漢太室祠前也太室祠據武帝記在山上諸書不言安帝時移祠于今廟處皆以今廟爲唐開元所移而今廟前乃有漢石闕何也闕銘曰崇高帝君又曰聖朝肅齋衆庶所尊蓋漢時必常自山上移今廟處建立石闕史志不載今可以石闕知之唐韋行儉廟記元魏徙廟於嶽之東南不言自何地徙今意武帝加增祠在山上元初立闕時祠已廢今廟地元魏徙廟東南又徙神蓋峯唐開元又徙今

兪地並詳在後

漢啓母廟 郊祀志成帝卽位衡譚奏郡國祠所不應禮請

皆罷又罷孝武夏后啓母石之屬

按啓母廟立於孝武帝至後漢安帝延光二年穎川守朱寵立石闕題曰開母廟神道石闕併記姓名年月及

二銘詞篆書在闕上以啓母爲開母者漢避景帝諱也而漢書不諱者後人傳寫本耳唐崔融以顧野王虛元明不遵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諫無所取似矣然謂土歌南國徒聞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猶襲化石生啓之說也嘗于登封北太室山麓見啓母石似山石崩落者武帝觀石之時已有淮南化石之說其爲附會不待智者而知矣

漢少室山廟

前漢地理志 潁川密高有大室少室山廟

按前漢史志已並言少室山廟是廟建于前漢也今少室東邢家舖西三里許有石闕二左書銘大篆盡泐不可辨僅一石存諸人爵里姓名數十字與啓母廟闕姓名相同蓋亦朱寵所建者其記年月但有三月三日字以啓母廟闕推之當亦在漢安帝延光年間是建廟在前漢立闕在後漢矣又唐楊炯少姨廟記少姨廟者漢書地理志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之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據是則少姨主少室之祀啓母亦當塗太室之祀然太室廟與啓母廟自爲二而少室廟亦當塗太室之祀然太室廟與啓母廟自有徽靈啓母少

姨乃後人立祠
在山嶽間者耳

後魏中嶽廟

唐韋行儉廟記

元魏徙廟于嶽之東南

金

黃久約廟記舊有廟在東南嶺上莫知其經始之由魏大

安中嘗徙于神蓋山唐開元間始改今廟

按韋行儉謂元魏徙廟于嶽之東南卽黃久約所謂舊有廟在東南嶺上者也行儉謂元魏徙廟而黃以爲莫知其經始記文踈耳至黃謂魏大安徙于神蓋山韋則不及合觀二記則元魏兩徙廟也初徙于東南嶺上又徙于神蓋山所謂東南嶺者今廟東南玉案嶺也所謂神蓋山者今廟東黃蓋峯也又峻極中峯上傳爲元魏中嶽廟遺趾是元魏于兩徙廟外又嘗建廟山上矣可備一說

唐登封壇

唐書禮樂志

高宗將封嵩嶽已而遇疾不克封

至武后遂登封焉

武后紀改嵩山爲神嶽萬歲通天元

年臘月甲戌如神岳甲申封于神岳改元曰萬歲登封大赦免今年歲租稅賜酺十日丁亥禪于少室

按武后登封壇在嵩頂登封壇南有榭樹大赦日於其杪置金雞榜自製升中述志碑樹于壇南之丙地宣政雜錄所謂碎于政和間者也其降禪遺蹟今不可攷蓋當時禪于少室而少室高插天半不合降禪之義今縣西萬羊岡近少室岡上有碑額曰大周封祀壇碑薛曜書或當時卽以此爲少室降禪壇歟不曰降禪壇曰封祀壇者義固得通也而嵩山志謂降禪碑在嵩頂誤矣

唐朝觀壇 舊唐書高宗將封禪於嵩嶽行宮之前爲朝觀壇武后旣封御朝觀壇羣臣

按唐以嵩陽觀爲行宮則朝觀壇當在嵩陽觀前矣

唐中 天 韋行儉廟記開元十八年元宗徵元封故事

再飾祠宇天寶初又命秩視王禮封爲中天王編在祀典

按開元十八年再飾祠宇卽黃久約所謂自神蓋山改
今廟者也碑又稱天寶初封爲中天王據武后紀垂
拱四年封岳神爲天中王在木移今廟前天
中中天前後互異元宗之封非武后之封也

唐石人廟

崔融啓母廟碑銘壇迤邐斜分玉女之臺碑闕

相望近對石人之廟

許由廟

李通志廟在登封縣東南箕山土

按舊志謂許由廟漢潁川太守朱寵建唐田游巖卜居
許由祠旁蓋其祠歷代不廢近日乃呼爲真人祠而高
隱之義
晦矣

純孝伯祠

李通志祠在登封縣西南

按潁水所出曰潁谷以潁考叔
爲潁谷封九故邑入廟祀之

以祀登封

禹王廟

李通志廟在永寧縣西長水鎮昔禹治水成功洛

龜呈瑞故立廟祀焉宋淳化六年建

文潞公祠

李通志祠在永寧縣西鳳翼山下祀宋丞相文

彥博

五賢祠

二妙祠

李通志五賢祠祀康節温公橫渠明道

伊川二妙祠祀薛庸齋及其子友諒二祠在永寧縣洛西

書院內

按庸齋父子元人李濂志以爲宋人誤五賢祠卽薛友諒建在書院孔子燕居堂之在後人又建薛氏父子祠於燕居堂之右明季俱燬于兵據志友諒嘗請升廟祀諸儒從祀孔子廟廷建洛西書院永寧人祀之宜矣但

父子祠祀而曰

不當

河濱廟

名勝志 嶢峽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上有龍井及

河濱廟

以上永寧

甘上卿廟

李通志 廟在新安縣東祀秦上卿甘羅

韓柱國廟

李通志 廟在新安縣盧院保宋乾德五年建祀

隋上柱國韓擒虎

以上新安

河神廟

李通志 廟在沔池縣南村保宋嘉祐間建

漢周黨祠

後漢逸民傳 光武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

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

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

八賢而祠之

明曹月川祠 李通志祠在沔池縣治南祀學正曹端正統

六年建天順五年修御史謝琚記 以上沔池

三塗山廟 李通志廟在嵩縣西南三塗山上宋熙寧三年建

尹廟 李通志廟在嵩縣東

三國胡昭祠 水經注陸渾山等郭文之故居訪胡昭之遺

像世去不停莫識所在

按胡昭居陸渾山寇賊相約不敢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而道充以爲訪胡昭之遺像則必陸渾人嘗爲昭立祠矣然爾時已莫識所在今人入陸渾者亦徒想高風焉耳

九賢祠 魯齋祠 李通志九賢祠祀周惇頤程顥程頤邵

雍張載許馬光朱熹呂祖謙張栻魯齋祠許衡二祠俱

在嵩縣北鳴臯鎮伊川書院內

按書院元延祐三年建二祠在先聖殿兩廡碑文薛友諒撰趙文敏公書

以上嵩縣

河南府志卷之七十一終